



鐵拳

匡倪／文●

夫狷傳／字題●

民澤胡／圖挿●



鐵拳

匡倪／文●

夫狷傳／字題●

民澤胡／圖揮●

那一大片水窪子，在薄暮時分看來，更是蒼茫。水窪子的水並不深，所以一眼望過去，全是丈許高下的蘆葦，這時已是深秋，蘆葦的尖端，都揚着潔白的蘆花，一陣風過，蘆葦「刷刷」地擺動着，蘆花飄揚了開來，就像是一場大雪一樣。

那大水窪就是出名的文安窪，緊靠着文安窪的，就是文安縣的縣城。

天色漸漸黑下來，一羣羣水鳥，投進了蘆葦叢中，可是，有一大羣水鳥，却聒噪着從蘆葦叢中飛了出來，接着一陣檣聲，一隻小船，從水窪中，慢慢地搖了出來，靠近岸邊。

那小船上有一個人和一匹馬，那馬骨架高大，看來像是一匹好馬，但是卻實在瘦得可憐，一根根肋骨，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樣的馬，一看就知道是經過長途跋涉，背着主人走了不知多少遠路了。

那人，是一個身形長大的漢子，滿面風塵，想看來很疲倦，一下又一下地搖着橈，也不停地在想些什麼。

船慢慢地接近岸，等到離岸還有一丈五、六尺，那漢子拋出了一股長繩，緊接着，身子拔起已從船上一躍上岸，他在岸上，拉着繩

船終於被他拉得靠了岸，他低聲吆喝着，那馬兒四蹄騰起，也離船上岸了。一上了岸，抬頭就可以看到文安縣縣城，約在半里開外處。縣城內外，炊烟四起，那漢子牽着馬，呆望了半晌，嘆了一聲，翻身下馬，慢慢向前走去。

他一上了岸，就只是抬頭看了看前面黑壓壓的縣城，並沒有再打量別的，是以他也未曾發現，在岸上不遠處的一株大樹底下，坐着四個人。

那四個人都是一色的玄青勁裝，一臉的精悍之色。

他們自那漢子一躍上岸起，視線就未曾離開過他，那漢子騎着馬，慢慢地向前走着，那四個人目光，便也跟着轉動，等到那漢子在樹下停住之際，四個人互望了一眼，其中一個叫「朋友，請慢走！」

那漢子呆了一呆，抬起頭來，四面看了一下，才看到叫他的人是在樹下，這四個人也都已站了起來。

那漢子在馬上拱拱手道：「四位是叫我麼？」

在他拱手之際，那四個人又互望了一眼，目光停在那漢子的雙拳之上。那漢子身形高大，可是他的雙拳，却更是大得出奇，每一根指節，都高高凸起，看來就像是兩隻鐵錘一樣！四個黑衣漢子之中，走出一個人來，也拱了拱手，道：「正是，敢問閣下，是從哪裏來？」

那漢子見問，嘆了一聲道：「今天一早，我就離開了子牙鎮，渡過了四十里水窪，才到此地。」

那黑衣人又問道：「閣下到文安城去，有何貴幹？」

那漢子皺了皺眉，像是很不耐煩，但是他還是回答了那人的問題道：「我要去見見勞總鏢頭。」

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，聲音很平淡，那句話，其實也極爲普通，可是他話才一出口，那四個黑衣人的神色，盡皆陡地一震，喝道：「是他了！」

馬上的那漢子，還根本不知道他們四人這樣呼喝是什麼意思，只見其中一人，着地便滾，在他滾動之際，精光霍霍，已然掣了一柄短刀在手。

他的動作，十分之快，接連兩滾，已滾到了馬腹之下，精光閃動，鮮血迸濺，馬兒慘嘶，人兒驚叫，那漢子又已滾出了馬腹，一躍而起。

那簡直就是在眨眼的瞬間所發生的事，那馬兒的兩條前腿，已被齊膝砍了下來，馬兒向下一倒，斷腿亂蹬，那麼大的馬身，也在不住發着抖。

馬一倒地，那人自然不能再在馬上存身，他發出了一下驚怒交雜的呼叫聲，身子一挺站了起來。

他剛一站起，砍斷了馬兒雙腿的漢子，又揮動着短刀，滾了過來。那漢子反手一掌，打在馬頭之上，馬兒倒地之後，還在不斷哀嘶，但是那漢子一掌打下去，「撲」地一聲之後，就沒有了聲息。

那漢子的疾滾而至，刀光霍霍，又向那漢子的雙腿砍來，那漢子身形拔起，避開了兩刀，大喝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爲什麼要在此害我？」

隨着他的問話，只聽得「錚錚」之聲不絕，另外三個漢子，對那漢子的回答，便是各自拔出短刀！

那漢子一面問，一面斜斜向旁掠出，背靠大樹而立。

突然彎了一彎，本來是一拳擊向右面的！這一來，便變成擊向左面了，他拳還未到，那人已覺出勁風撲面，他心知不妙，立時迴劍向前攻來。

可是那漢子的拳勢快絕，「砰」地一拳，正中在那人的小臂之上，隨着那「砰」地一下響，骨折之聲，清晰可聞，那人大叫着，手臂骨既已折斷，自然不能再提得長劍，「嗆」一聲響，劍落在地上。

那人托着斷臂，痛得額上的汗珠，豆也似大，滾滾而下。

那漢子足尖一挑，將長劍挑了起來，接在手裏，其餘三人，看到了這等情形，面面相覷，作聲不得。

那漢子却嘆了一聲道：「我與你們素不相識，你們又是鏢局中人，爲何一見面就害我？」那四個漢子都瞪視着那漢子，一句話不說。

那漢子揚了揚拳，道：「剛才我那一拳，可以擊你面門，也可以擊你胸口，都可以取你性命，但是我只擊斷了你的手臂，你也該知道好歹！」

那斷了臂的漢子，面上一陣青，一陣白，冷汗更是下得多。

那漢子道：「現在我也不爲己甚，你們賠我一匹好馬，這就算了，但賠我的馬可得好！」他這句話一出口，另三個漢子一起齊叫了起來。

可是那臂骨折斷的人却立時喝道：「你們不是他的敵手，我們走！」

他話一說完，轉身便向前掠了開去，那三人還在猶豫，那漢子却已喝道：「不行，沒有賠我馬，你們怎能走？」

去？」

那漢子揚了揚兩道濃眉，像是眼前四個人，果真是清遠鏢局的人這一點，很使他覺得奇怪。

他隨即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相煩四位帶路。」

那使地趙刀的，也已忍着痛，站了起來，他一手按在肩頭上，一面對那漢子，怒目而視。

那漢子道：「我這一拳，只用了一成力，若是我用得力道大些，你那一條膀子就廢了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突然反手一拳，向身後的大樹打去。

只聽得「撲」地一聲響，他那一拳，擊在樹身上，樹上的落葉，紛紛落下，他的拳頭，已有大半陷在樹身之內，他立時縮回了手臂。

在樹身上，清清楚楚一個有兩寸來深的拳印！

那漢子身後的那株樹，乃是遠年的老榆樹，木質何等堅硬，却也被他一拳打得深陷了下去，他拳上的功夫之高，實在是驚世駭俗，令人咋舌的了。

那四個漢子之中，雖然仍有兩個，未曾受傷，但是看到了這等情形，却是再也不敢動手了！

那臂骨折斷的人，好像是四人之首，他勉強笑着，道：「多謝閣下拳下留情，請閣下先行。」

那漢子「哈哈」一笑，道：「你們放心，我豈是背後傷人的無恥之徒，就請帶路，不必囉嗦。」

四個漢子又互望了一眼，一起轉過身，向前匆匆走了出去，那漢子不急不徐跟在他們的後面。

不多久，便已進了城，他們進城時，城門已

然半掩，天色也已經全黑下來了，街道兩旁的店舖，早已掛上了燈籠，大街上的一家大賭館前，更插了好幾個大火把。

一路上，不少人向那四個漢子打招呼，稱呼黑衣人倒全是叫「鏢頭」的。可是那四個漢子却只是低頭疾行，途人都知道出了事，全將目光集中在那漢子的身上。

不一會轉過了一條街，便是一個好大的廣場，在廣場的對面，是一列褐色的磚牆，牆自左至右，寫着「清遠鏢局」四個大字。

在鏢局門口，斜掛着兩面錦旗，在鏢局門口的燈籠映照之下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左一面旗上，繡着一個「勞」字，在那「勞」字之下，是一柄新月的彎刀。

而右首那面大錦旗上，則繡着一個「史」字，在那個「史」字之下，則繡出一對交叉的判官筆。

一到了廣場之前，那四個漢子人的去勢更快，先進了鏢局，他們四人進了鏢局，只聽得局內響起了一陣喧嘩之聲，等到那漢子走到鏢局大門時，又有七、八個漢子，從裏面搶了出來。

那漢子略停了一停，那七、八個人，都對他怒目而視。

然而那漢子的神色，却十分平淡，他攏着手，也不硬向前走去，雙方就僵持在門口。

但是他們也並沒有僵持多久，便聽得裏面一聲聲地傳道：「史鏢頭有請來客！」

一聲聲地傳了出來，那七、八人，便閃了開來。

那漢子從容不迫，在充滿了敵意的眼光之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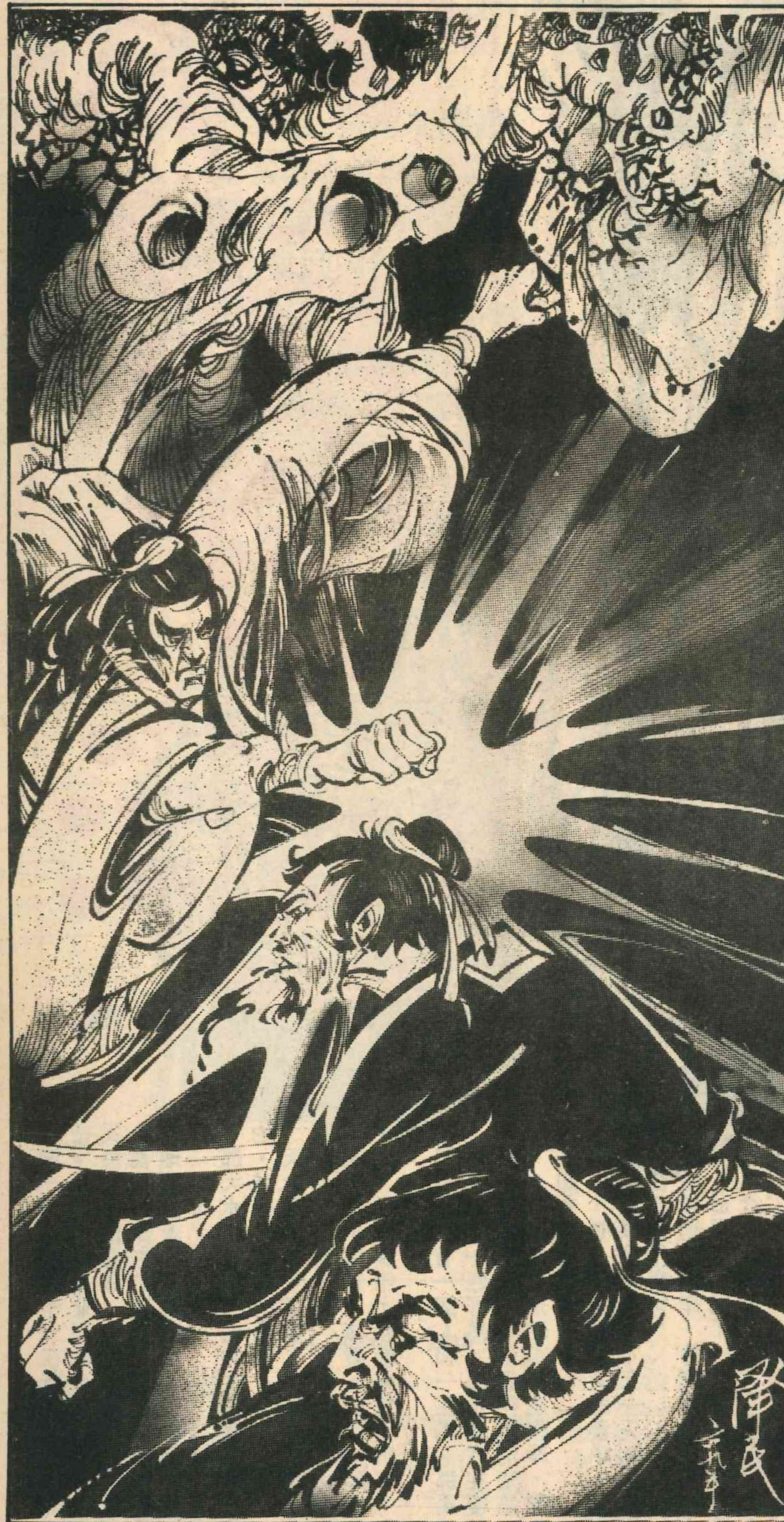
向前緩緩走了進去，他一進門，那七、八人就

跟在他的後面，大門內是老大的一個天井，天井過去，才是石階，石階上是一排亮廳，那自然是大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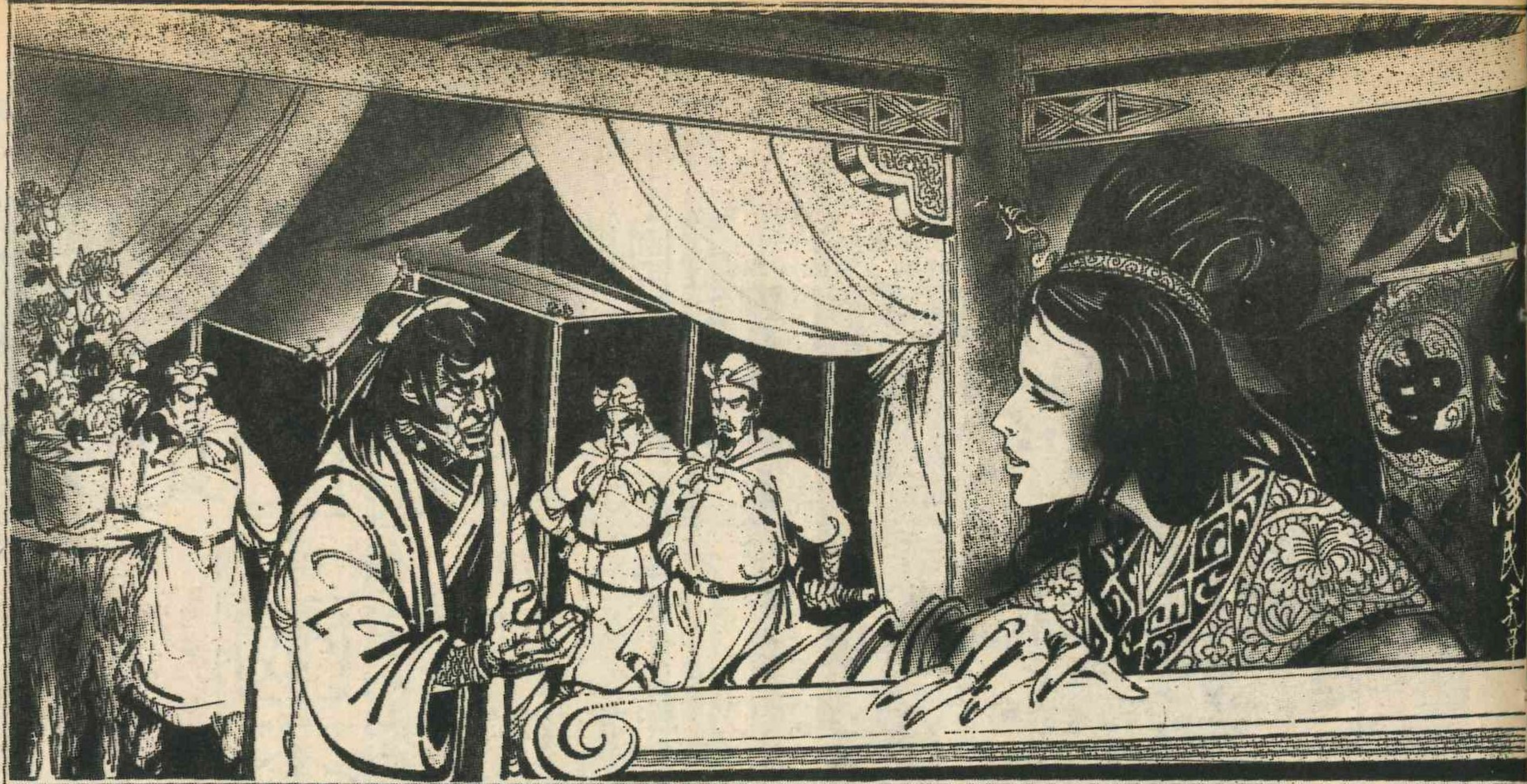
那漢子才一踏上石階，便有兩個中年人迎了出來。

那兩個中年人，目光精湛，一望便知道是久歷江湖之人，他們一面打量着那漢子，一面道：「史鏢頭已在廳堂候候，閣下請進。」

他們兩人閃了開來，那漢子一步便跨了進去



那漢子連人帶拳打了下來，來勢真像是一隻猛虎。



在立位廊中的人，已經向前進逼，三、四步，胡千鈞苦笑着，道：「那別提了，請賜良馬一匹，在下這就告辭！」

史翠蘭微笑着道：「明人面前，不打暗話，我已說過，只要我們辦得到的，一定照辦。」

胡千鈞道：「真的只要良馬一匹，別無所求了！」史翠蘭轉過頭去道：「在馬廄中，找一匹好馬來！」

史翠蘭的話才一出口，立時便有四、五人同聲答應，轉身走了開去，史翠蘭道：「請坐！」

胡千鈞也不客氣，就在第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，史翠蘭望着胡千鈞大得異乎尋常的大手，和指節隆起的手指，她道：「我提一個人，不知胡朋友可認識？」

胡千鈞看來是急於想離去，是以他只是漫不經心地應了一聲。

史翠蘭接着道：「那人在關外極有名，是黑龍莊莊主，黑龍季保隆，尊駕認識麼？」

胡千鈞一聽，陡地站了起來，但是他一站起之後，便立時又緩緩地坐了下來道：「認識。」

史翠蘭又道：「你從關外來，應該知道他的近況？」

胡千鈞突然又乾笑了起來，他搓着手道：「是的，他在五天之前，被我一拳打死了！」

剛才，史翠蘭提起黑龍莊莊主，見胡千鈞突然跳了起來，但此時，却是史翠蘭聽了胡千鈞的話，霍地站了起來，她的神色，又驚又怒。史翠蘭一站起，大廳中的氣氛，登時為之緊張起來。

胡千鈞也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了。史翠蘭也是在一站起之後，立時坐了下來。但是那種嫵媚的笑容，却已在她的臉上消失了，她問道：「你何以要殺他？」

胡千鈞緩緩地道：「他強搶了一個牧民的女兒，那牧民尋短見時，被我遇到，我赴黑龍莊去要人，動起手來，拳腳可不帶眼睛，自是難免的了！」

史翠蘭「嘿」冷笑起來道：「倒看不出，你還是一個行俠仗義的大俠。」

胡千鈞也沉聲道：「大俠可不敢當，但是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這本是江湖中人的本份！」

胡千鈞一面在說着，一面也在向四面不斷打量着。

他看到侍立在兩廊中的人，已經向前逼近了三、四步。

而且，那三、五十人的手，都已經放在兵刃的柄上，看來只等史翠蘭一聲令下，便要動手了！

胡千鈞吸了一口氣道：「史翠蘭，敢問黑龍莊莊主，是你的什麼人？」

史翠蘭神情惱怒道：「你是才從深山中鑽出來的？」

胡千鈞搖頭道：「自然不是，但是江湖上的事，我卻也不是十分清楚，尚請指教。」

史翠蘭一字一頓說道：「他是我的大師兄。」

胡千鈞一聽，神色也變了一變，他站了起來，道：「我看馬已牽到門口了，在下這就告辭了！」

史翠蘭冷冷地說道：「閣下就想那樣走了不成！」

胡千鈞嘆了一聲道：「史翠蘭，黑龍莊主在關外，可稱無惡不作，這種武林敗類，若是撞在史翠蘭的手中，史翠蘭，你肯不肯殺他？」

史翠蘭冷笑道：「隨你怎麼說，我只能信你一人話麼？你走，除非我這一對判官筆肯！」

她一個「肯」字才出口，雙筆一振，「鋒」地一聲響，雙手已各握了一支判官筆在手。那一對判官筆，連柄都是精鋼打就的，發着藍殷殷的光彩，她一擊了筆在手，立時雙筆相碰，是以才發出「鋒」地一下響，發出了一串火星。

她右臂向前略伸，判官筆已直指胡千鈞道：「你快亮兵刃！」

胡千鈞又嘆了一聲，道：「算了算了，算我倒楣，我馬也不要了，就此告辭！」

他連望也不向史翠蘭望上一眼轉身向外便走。

可是，他才走出一步，已有七、八個人，一起湧了上來。

胡千鈞立時站定了身子，他甫一站定，立時真氣一提，「騰」地向上拔身而起，這一拔，拔得十分之高，他伸手抓住了一根橫樑，身子倒翻了起來，雙足向屋頂的瓦面，用力兩腳踢出！

只聽得「嘩啦啦」一下響，被他雙足，踢下了百十塊瓦片來，屋頂之上，立時出現了一個大洞。

他雙手在樑上一按，頭下腳上，便自洞中竄了出去。

這一切，可以說全是在電光石火之間所發生的事，變故來得如此之快，大廳中的那些鏢頭，盡皆目瞪口呆，只有史翠蘭，立時發出了一聲嬌叱，身子也斜斜向上，拔了起來，自洞中穿出去。

史翠蘭和胡千鈞，幾乎是同時竄上屋頂，相差的時間極微，胡千鈞當然不可能走遠。是以，史翠蘭才一躍上屋頂，胡千鈞「呼」地一掌，已然疾擊而出，史翠蘭也不避讓，一擺判官筆，便迎向胡千鈞的那一掌，想逼胡千鈞撤招。

却不料胡千鈞也不撤招，那一掌仍直打過來。雙方的出手，都如此之快，一拳打在判官筆上，所發出的聲音，就像是判官筆擊在一塊十分堅硬的石頭之上，胡千鈞的變招極快，他一拳擊在判官筆，判官筆向上突然揚了一揚。

而胡千鈞也趁那一剎間的機會，手腕一翻，五指已牢牢握住了判官筆，順手向懷中一帶！史翠蘭若是捨得棄筆，再打下去，形勢或會不同。

但是史翠蘭怎肯一上來就失了判官筆？是以她也用力向懷中一帶，可是胡千鈞發力在先，兩人各一用力，史翠蘭被拉得向前，跌出了一步。

史翠蘭的武功，自然不弱，她一步跌出，左手的判官筆，已然向胡千鈞的下頷，疾刺而出。

判官筆的尖端，極其鋒利，那一筆，若是刺中了下頷，那是非死不可的了，胡千鈞心中也不禁大怒，一聲怪吼，右手向旁一移，史翠蘭右手的判官筆，不由自主，向左移去，「鋒」地一聲響，雙筆交進。而胡千鈞身形一閃，已然順着瓦面，向下滑下去。當史翠蘭的一對判官筆相交之際，史翠蘭只覺得雙臂一陣發麻，幾乎難以再握得住它們！

(下期待續)

天有不測風雲



要享有幸福·安康·財富

請投保華僑人壽



華僑人壽保險公司

台北市館前路43號
3812931~10線

中國科幻小說時代到了

倪匡科幻小說全集

柏楊說：倪匡是中國作家中，使科學新知和文學結合的第一人。在文學的領域中，開闢了一個想像豐富的廣大天地。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|
| ①老貓 | 70元 | ⑭訪客 | 60元 |
| ②藍血 | 90元 | ⑮盡頭 | 60元 |
| ③透明 | 70元 | ⑯原子空間 | 60元 |
| ④蜂 | 90元 | ⑰紅月亮 | 60元 |
| ⑤蠱 | 60元 | ⑱換頭記 | 60元 |
| ⑥屍 | 70元 | ⑲環 | 70元 |
| ⑦沉 | 70元 | ⑳鬼 | 70元 |
| ⑧地 | 70元 | ㉑大 | 70元 |
| ⑨不 | 70元 | ㉒眼 | 60元 |
| ⑩支 | 70元 | ㉓迷 | 60元 |
| ⑪天 | 70元 | ㉔天 | 60元 |
| ⑫仙 | 80元 | ㉕玩 | 70元 |
| ⑬妖 | 90元 | | |

■函購單冊九折，全套定價一七三〇元，合購只收一三五〇元，八月廿五日出齊。
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電話：711-2024·711-7871

郵撥：102221
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(台灣大學旁)



拳鐵

2

文／倪匡 ● 題字／傅狷夫 ● 插圖／胡澤民

大仁大義

胡千鈞自瓦面上疾滾而下，落在天井之中，可是兩扇大門，已被牢牢關住，在天井中圍滿了人！

胡千鈞在向下滾來之際，並未看清下面情形。而當他站定了身子時，才發現自己已陷入了重圍之中。他只是略停了一停，立時身子轉動，「呼呼呼呼」，連發了四拳，身子向前，疾衝而出。

他向前衝出的勢子，如此之猛，簡直就像是瘋虎出柙一樣，在他前面的幾個人，都駭然後退。

胡千鈞搶到了門口，一拳擊向門栓，那門栓是手臂粗細的一根硬木，但是胡千鈞拳到處，「拍」地一聲，斷成了兩截，飛到了半空之中。

胡千鈞一刻也不停留，拳一發出，腳也踢出，「砰」地一聲，將門踢開，他也立時向外闖去。

可是，他才走出了一步，便看到一匹馬，疾衝了過來，馬還未到，馬上那人，已經掠起，倏起倏落，落在胡千鈞的身前，盯住了胡千鈞。

那人身形並不高，可是却極其精實，在他的腰際，懸着一柄幾乎和鐮刀一樣的一柄彎刀。

胡千鈞立時道：「可是勞總鏢頭麼？」

史翠蘭這時，也趕了出來叫道：「總鏢頭，截住他！有，我們可以將話說明白。」

史翠蘭不住冷笑，胡千鈞還未再開口，勞天行也乾笑着道：「請到鏢局中說話如何？」

胡千鈞道：「好！」

史翠蘭的身子，立時閃了開去，勞天行和胡千鈞兩人，並肩走向大廳，一進大廳，勞天行便抬頭向屋頂上的那個大洞，望了一眼，皺了皺眉。

胡千鈞立時道：「我不想和貴局中人動手，是以別無去路，只好穿屋而逃了，得罪，得罪！」

勞天行乾笑着道：「閣下這一來，清遠鏢局的人，可難以行走了！」

胡千鈞的心中，陡地一驚，勞天行在講這句話的時候，雖然在笑着，但是他臉上的神色，却已十分難看。

而且，胡千鈞是久歷江湖的人，如何會不知道這句話之中，所包含的嚴重意味？

勞天行等於是在說，他，胡千鈞那樣在鏢局中鬧了一場，如果能由他隨便離去的話，那麼，清遠鏢局的威名，便大受損害，鏢局也就開不下去了！

胡千鈞緊皺着眉，他決不希望捲入任何江湖上的糾纏之中，否則，以他的武功而論，也決不至於一人一馬，落魄江湖，要到鏢局中去找事情做。

可是，就算他不願意，事情也還是緊逼到他頭上來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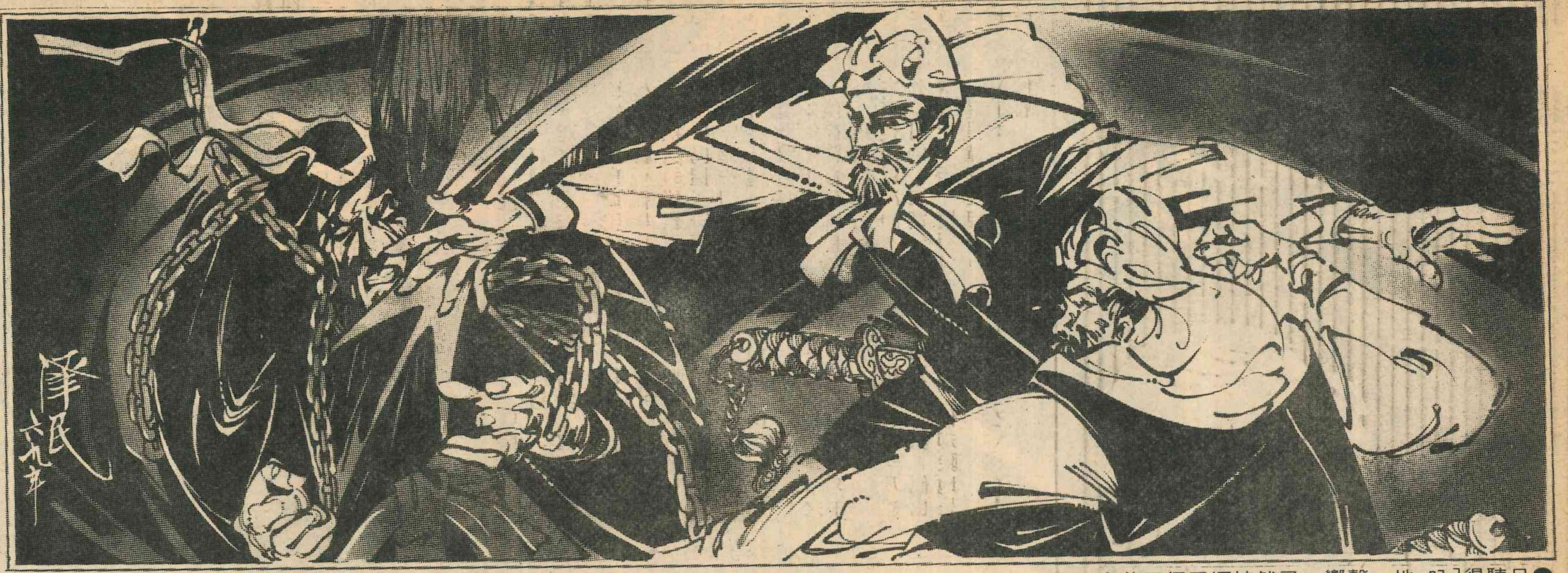
胡千鈞在關外打死了黑龍莊主李保蔭，也是因為實因李保蔭欺壓良民，逼得他忍無可忍這才出手的，他怎麼也料不到史翠蘭會是黑龍莊主的師妹！

這時，胡千鈞也緊皺着眉，他抱了抱拳，道：「勞總鏢頭，清遠鏢局威名遠震，小可只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，不論怎樣，對貴局的令名，皆無損害之處！」

胡千鈞的話，可以說是講得委婉之極，他實在不想生事，因為他天生就不是一個喜歡生事的人。

可是，胡千鈞却未曾料到，吃鏢局這行飯的人，最重

要的就是「威名」，威名盛了，鏢車走在道上，就算有



●只聽得「叭」一聲響，已把個正着！

黑道中人，想要動手，也必然有所忌憚，那麼，鏢局所保的鏢，自然也不至於失去。

而如果有大鬧清遠鏢局的事，一傳了開去，威名一失，說不定一遭鏢，會遇到好幾次麻煩！

再加上勞天行本身，也決不是度量大人，是以胡千鈞的話，雖然說得委婉，但是勞天行還是揚着頭，冷冷地道：「閣下自稱無名小卒，未免太自謙了，但若是無名小卒，那更加對鏢局有損！」

胡千鈞苦笑着，道：「那麼，依總鏢頭之見當如何？」

勞天行冷冷地望定了胡千鈞，道：「依我之見麼？文安城中，來往客商，江湖朋友極多，胡朋友你開了鏢局，只有委屈你一下，鐵鍊加頸，鎖在鏢局的大門之前，也好讓過往人等看一看！」

勞天行面色陰沉，緩緩地說出了那樣一番話來！

胡千鈞的面色，不禁慘白，他心中實在是惱怒之極，他望着勞天行腰際的那柄彎刀，徐徐地道：「勞總鏢頭，這樣做，不是太過份了些麼？」

勞天行「嘿」冷笑着，伸手指在腰際彎刀之上，「鏢」地一彈，道：「閣下不願意，大可再在屋頂上穿一個洞，闖出清遠鏢局去的！」

胡千鈞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他未曾和勞天行交過手，自然不知道勞天行的底子，究竟如何。

但是，只要是學武之士，就該明知自己不是對方的敵手，在那樣的情形下，也必然會翻臉動手的。可是胡千鈞却在吸了一口氣之後，苦笑着，道：「不知勞總鏢頭，要將我鎖在門前，多少時候？」

勞天行聽得胡千鈞那樣反問，心中陡地呆了一呆。

一時之間，他還只當胡千鈞說的是反話，因為他提出來的條件，是如此苛刻，就算是一個小毛賊，被人家捉住了，鎖在門前，也必然會引為奇恥大辱的！

勞天行自然也知道胡千鈞的底細，但是在他趕到之時，胡千鈞正從史翠蘭的雙判官筆之下逃出來！如果不是他趕到，迎頭截住，胡千鈞也已走遠了！

由此可知，胡千鈞的武功也不會太弱，又怎會接受自己的條件？勞天行根本是一上來就準備動手的，這時，他聽得胡千鈞那樣反問，也只當胡千鈞是在故意調侃自己，是以他一呆之後，冷冷地道：「三天！」

胡千鈞緩緩揚起頭來，長嘆了一聲道：「勞總鏢頭，請吩咐貴局中人，拿鐵鍊來，我遵命就是！」

胡千鈞這話一出口，勞天行和史翠蘭兩人，不禁都睜大了眼睛，他們實在是難以相信！

胡千鈞竟會答應那樣屈辱的條件，願意鐵鍊加頸，在鏢局之前，示衆三日，那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！

勞天行和史翠蘭兩人，互望了一眼，心中都充滿了疑惑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他們自然料不到胡千鈞的心意，因為他們所想的，和一般學武的人所想的並無不同，他們所想的，只是爭強鬥勝，從來也不懂得忍讓。

但是胡千鈞却懂得忍讓，他不但懂得忍讓，而且處處忍讓，當他才一聽得勞天行提出那樣的條件之際，他臉上條條白，那自然是他心中，惱怒之極。

但是，他却也立即想到，自己若是動起手來，或者可以逃得出去，但清遠鏢局的令名，必然受損，以後，鏢車走在道上，就容易出事了！

鏢車一出事，鏢局中人，自然難免死傷，清遠鏢局中鏢頭盈百，誰無父母妻小，他又何忍害得人家破人亡？比較起來，他自己示衆三天，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是以他才答應下來的。

可是，這清遠鏢局上下，可以說沒有一人，能够明白胡千鈞的那種胸懷！勞天行和史翠蘭，還會懷疑他別有所圖，其他人，只當是清遠鏢局威名遠播，胡千鈞不敢生事，是以才不得不低頭了！

胡千鈞自然可以在衆人的神色中看出這一點來，但是他根本不想去說明辯白，他只求他自己的所作所爲，可以無愧於心就夠，何必求別人的了解？

當下，只聽得勞天行一聲斷喝，道：「拿鐵鍊來！」

立時便有兩名鏢頭，吆喝着走進來，胡千鈞仍然站着，他高大的身形，在大廳中顯得十分突出，但是看來也有一股異樣的落寞之感，彷彿他根本不是這個世界中的

人。

不多久，兩個鏢頭，便拖着一大盤手臂粗細的鐵鍊，走了出來，那盤鐵鍊自然是太沉重了，他們搬不動，所以只好拖了出來，鐵鍊在青磚的地面上拖過，發出「鏘鏘」的聲響，留下了一道深痕。

勞天行後退一步，自鏢頭的手中，接過了鐵鍊來。

史翠蘭在一旁立時道：「總鏢頭，小心些！」

勞天行全神貫注，胡千鈞却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史鏢頭，小可既已答應了，決不會使詐，倒可以放心。」

史翠蘭的臉上，紅了一紅，只是對胡千鈞怒目而視，並沒有再說什麼，勞天行拿起鐵鍊來，雙臂一振，「呼」地一揮，鐵鍊發出「嗆啞啞」一陣響，已向胡千鈞的頭上，當頭罩了下來。

胡千鈞仍然站着不動，他的臉色，也十分平靜，像他完全應該接受那樣的懲罰一樣。

鐵鍊一套到了胡千鈞的頸上，勞天行的動作極快，立時又從另一個鏢頭的手中，接過了一柄鎖來，「拍」地將鐵鍊扣住，道：「到大門口去！」

胡千鈞緩緩地向外走去，穿過了天井，鐵鍊拖在地上，「鏘鏘」地響着，在他的身後，跟着許多鏢局中的高手，一直到了大門外，鐵鍊又被牢牢地扣在一根石柱上，那石柱，本來是用來拴馬的。

幾乎是胡千鈞才一走出來，鏢局的門外，便圍滿了看熱鬧的人，人人都向胡千鈞指指點點。沒有人知道胡千鈞是爲什麼被鎖起來的，可是七嘴八舌，都當胡千鈞是被鏢局捉到的小毛賊。

胡千鈞閉上了眼睛，秋天的陽光，照在他的臉上，也有點燙熱，他不去看那些人，他只是在想，三天，那很快就會過去的，只不過是三天的時間而已！

他身子能够移動的範圍，大概不超過三尺，他也索性靠着石柱，站着不動，他倒並不覺得鐵鍊的沉重，沉重的只是在他心頭的那股重壓。

那股重壓，是他在江湖上流蕩了那麼多年，一點一點，累積起來的，江湖上的一切，實在是太險惡了，太沒有是非了，人和人之間，除了拳頭刀槍相見之外，根本沒有互相了解的機會！

他忍讓着，他不想和人去爭鬥，結果，他就得受羞辱，而當他忍無可忍的時候，他最後還是不免要出手，在關外，他何嘗未曾對李保蔭苦苦哀求，何嘗不是飽受李保蔭的凌辱，但結果又怎樣呢？

他苦笑了起來，他感到自己只是忍讓，還是不夠，最好自己生下來就是瞎子，聾子，看不到也聽不見人世間的不平事，那或者就可以不和任何人起衝突了！

他苦澀的笑容，和他滿是風塵的臉配合起來，有一股莫名的淒苦之感，然而，圍在他前面的那麼多人，有多少是在心中，會有那樣的感覺的？

胡千鈞被鎖在石柱上之後，勞天行向史翠蘭使了一個眼色，兩人一起回到了鏢局中，勞天行立時問：「史鏢頭，這姓胡的，究竟是怎麼來的？」

史翠蘭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冀東三兇，早兩個月，便曾說要對咱們鏢局不利，你也知道的了？」

勞天行的神色嚴肅道：「不錯，但是他們三人，是我們手下敗將，倒也不必將他們放在心上。」

史翠蘭雙眉一揚，道：「總鏢頭，常言道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去年冀東三兇劫鏢，大兇天煞計獨，被你斷了左臂，三兇妖巫施嬌嬌，被我判官筆，刺瞎了左目，如今他們敢捲土重來，自然必有所恃！」

勞天行顯然心計不如史翠蘭細，聽得史翠蘭那樣說，他的神色，也變得十分嚴重，道：「莫不是他們已請到了什麼厲害的幫手，前來生事？」

史翠蘭道：「我看多半是那姓胡的，是以連日來，我都命鏢局的弟兄，在各處通道守候，察看可疑的人物，這姓胡的單人匹馬，渡過了文安窪，四個弟兄起疑，喝問他到何處去，他一開口就說找勞總鏢頭！」

勞天行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原來是那姓胡的，那就不冤枉他了！」

史翠蘭又道：「而且，他還打傷了我們兩個兄弟！」

勞天行「噢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但是他何以又肯讓我們鎖在鏢局門口？現在他絕無法脫身，豈不是弄巧反拙了？這却令人難解。」

史翠蘭道：「他自稱在關外，殺了我師兄李保蔭，他若有那樣的武功如何肯讓人鎖在門外？」

勞天行陡地一驚，沉聲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豈不是——」

史翠蘭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自然是夜長夢多，我看不如早些將他除去，以免後患！」

勞天行向外望了一眼，他雖然已到了大廳之中，但是向外望去，仍然可以看到，鏢局的門口圍了一大羣人，他道：「衆目睽睽之下，如何下手？」

史翠蘭道：「可以叫幾個鏢局中的兄弟去折辱他，他如果一出手，立時下手，是他先出手，衆目共睹，官府自然也就無話可說，總鏢頭看如何？」

勞天行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鏢局中這幾天，正寄着一單價值巨萬的紅貨，冀東三兇或者就在動那批紅貨的腦筋，我們自然是先下手爲強的好！」

他們兩人一起穿過了大堂，向內走去。

在鏢局門外，圍着看胡千鈞的人，越來越多，更有一羣頑童，拾起了石塊，向胡千鈞拋了過來。

石塊拋在胡千鈞的身上，胡千鈞是練功夫的人，頑童能有多大力道，他自然不覺得疼痛，是以他連眼也懶得睜開來，頑童也就更加得意嘻笑。

不一會，鏢局中，走出了三個雄糾糾的大漢來，其中一個，大踏步來到了胡千鈞的身前。

胡千鈞覺出有人來到了他的身前，可是他仍然不睜開眼來，那人一到了胡千鈞的身前，揚起手，「呼」地一掌，便向胡千鈞的臉上攔來。

胡千鈞雖然閉着眼睛，但是那鏢頭的一掌，虎虎風生，十分有力，他萬無覺察不到之理！

他連忙向旁一偏頭，可是他的頸際，却被沉重的鐵鍊鎖着，一偏頭間，並不能偏開多少，只聽得「叭」地一聲響，已然被攔了個正着！那一掌的力道，還着實不輕，他的臉上，立時現出了一個手印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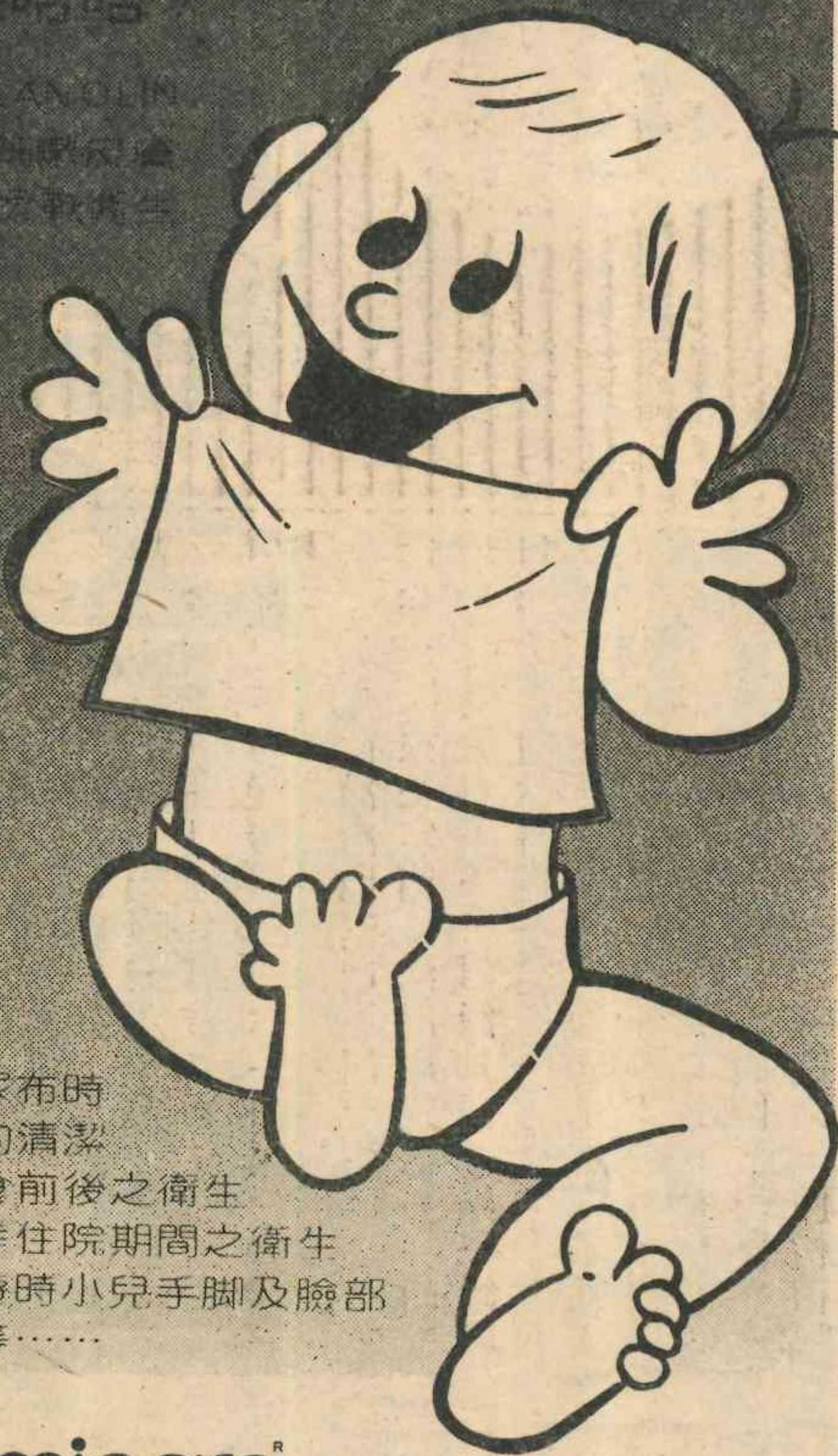
胡千鈞陡地睜開眼來，他所握的那一掌，實在太重，他睜開眼來時，眼前兀自金星飛舞不已。

胡千鈞喘了一口氣，他還未曾出聲，那鏢頭已然指着他的鼻子罵道：「臭賊，在文安窪之旁，傷了我兄弟的，可就是你麼？」

胡千鈞定了定神才道：「我才一上岸，四個人就想取我性命，我却是不能不出手，尚祈見諒。」

那鏢頭是存心來生事的，況且他的兄弟，確實在文安窪之旁，被胡千鈞一拳打斷了臂骨，他如何肯就此干休

真正的嬰兒 專用濕巾來了



- 嬰兒換尿布時
- 小臀部的清潔
- 餐前食後之衛生
- 媽媽生產住院期間之衛生
- 外出旅遊時小兒手脚及臉部之清潔等……

Mamicare
真正的嬰兒專用濕巾

媽咪可兒

隨時隨地●淨淨爽爽

總代理：
台灣媽咪可兒股份有限公司
杏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
台北郵政信箱26-286號
電話：7042032(媽咪可兒服務專線)

一開即拉！
第一張已為您備妥
開小蓋即可抽用。



合格尿布
經臨床試驗
可預防嬰兒尿布疹

只聽得他冷笑道：「原來你有那麼大的本領，却何以被人鎖了起來當賊呢？」

胡千鈞嘆道：「閣下是鏢局的鏢頭吧，何苦與我過不去？我決不想與你們為難，你們又不是壞人，要不然，我也不會被鎖在鏢局門口了。」

那鏢頭厲聲道：「放屁，你是什麼東西，自己明白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又再揚起手，又待向胡千鈞的臉上擲來。胡千鈞的頸被鐵鍊箍着，但他的雙手，却是可以活動的，那鏢頭才揚起，胡千鈞也隨地一伸手，突然之間，又將那鏢頭的手腕抓住！

那鏢頭未曾料到胡千鈞的出手，如此之快，他陡地一驚，立時怪叫了起來，道：「臭賊出手傷人了！」他一面叫，一面左手一翻，已拔了一柄匕首在手，精光一閃，已然向胡千鈞的胸前刺到。

胡千鈞人被鎖，避無可避，但是他已然握住了那鏢頭的手腕，却也不至於被對方刺中。

鏢頭被他拉得向外跌了出去，那一下自然刺了空，胡千鈞手一鬆，那鏢頭外跌之勢收不住，又跌出了三五步，才算是勉強站定了身子。

這一來，他不禁又羞又怒，怪叫了起來，另外兩人一抖手，各掣了一柄單刀在手，胡千鈞沉聲道：「我不想和你們動手，但如你們起了歹意，想來害我，那可就難說了！」

胡千鈞雖然被鎖着，但是，當他說那幾句話時，却另有一股攝人的力量，令得那兩人呆了一呆。

才被胡千鈞推出的那鏢頭，這時却怪叫着，向前衝來，他的手中，早已握了一柄明晃晃的鋼刀，一衝到胡千鈞面前，「呼」地一刀，當頭砍下。

胡千鈞一伸手，這一次，他並不握向對方的手腕，却只用兩隻手指，便已將刀身緊緊夾住。

他沉聲道：「閣下出刀之前，可曾想過，光天化日之下殺了人，官府焉能不加追究？閣下還可浪蕩江湖，你家中的老小，難道也跟你在一起？」

那鏢頭本來是怒氣沖沖，向前衝來，看來是非一刀將胡千鈞砍死不可的，在胡千鈞抓住了他刀身之際，他也不過是吃驚而已，但一聽得胡千鈞那樣說，他却陡地呆了一呆，一時講不出話來。

胡千鈞又道：「我是個不想無故與人爭鬥之人，你還是放過了我吧！」

胡千鈞一鬆手，那鏢頭的身子，立時向後退出去。他實在有點發怔，他一直只知道，武功不好的，被自己所殺，碰到武功比自己高的，當然是自己倒楣。可是如今，被鎖在石柱上的那大漢，武功分明在自己之上，何以他竟不願施展他的武功？

這是他從來未曾遇到過的事，是以他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才好，胡千鈞望着他，臉上却是充滿了誠意，那鏢頭的口唇動了動，可是却未曾說出話來。

就在這時，只聽得一陣吆喝聲，自大街那頭，傳了過來，有人在大聲叫道：「讓開！讓開！」

隨着叫嚷聲，便是一陣鏗鏘的車聲，和馬嘶聲，圍在鏢局前面的人，紛紛退了開去，讓出一條通道來，只見四匹駿馬，拉着一輛馬車，駛了進來。

那馬車裝飾得十分華麗，烏木的車身上，全都用銀絲盤出圖畫來，文安城不是一個大地方，那樣華麗的馬車，更是難得一見，眾人的視線，一時之間，全集中在那輛馬車之上，車一停，自車座上跳下兩個健僕，青衣小帽，一望而知是富有的人家的僕僕。

這時，存心來找胡千鈞生事的那三個鏢頭，也感到難以下手，正退到了鏢局門口，一看到了那輛馬車，他們便停下了下來，只見那兩個健僕，來到門前，向他們一拱手道：「家主人要見勞總鏢頭，他老人家可在麼？」

那鏢頭看到來人如此氣勢，自然不敢怠慢，忙道：「貴主人是——」

那兩個健僕滿面笑容道：「滄州嚴百萬！」

那三個鏢頭在文安城清遠鏢局內辦事，如何未曾聽過滄州嚴百萬的大名？那嚴百萬乃是大河以北，方圓半里之內，數一數二的大富豪！

他們三人一起「啊」地一聲，兩個人已返身奔了進去，剩下的那個鏢頭，也忙道：「貴管家請稍候！」

那兩個健僕的聲音，十分響亮，「滄州嚴百萬」五字，圍在鏢局前面的那些人，全都聽到。

一時之間，更是人人交頭接耳，議論起來，各人都望住了車子，想看看嚴百萬這個大財主，究竟是什麼模樣，鎖在石柱上的胡千鈞倒被冷落了。

胡千鈞又閉上了眼睛，他只聽得鏢局之中，一迭連聲地叫了出來道：「有請嚴大官人！」

那兩個健僕來到了車門口，拉開了車門，只聽得車中傳來了一下咳嗽聲。

胡千鈞本來是閉着眼睛的，周圍不論發生什麼事，都

與他沒有關連的。

可是一聽到了那下咳嗽聲，胡千鈞的心中，却陡然一動，突然睜開眼來。因為他感到那一下咳嗽聲，聽來十分耳熟，但他却根本未曾見過嚴百萬！

當他睜開眼來時，那兩個健僕，已在車門之旁，放上了脚踏，一個五十五下，穿着圍花錦袍的中年人，已經彎着腰，從車中向外，走了出來。

那中年人的行動十分遲緩，看來十足是養尊處優的模樣，他小心翼翼，踏在脚踏上，下了車。

當他下車之後，他直了身子，那時，勞天行已帶着七、八個鏢頭，迎了出來，勞天行滿面堆笑，道：「嚴大官人却是那陣風請來的，小地方蓬華生輝！」

嚴大官人笑着，看來十分雍容，道：「這位是勞總鏢頭麼？總鏢頭名震江湖，嚴某人來，有一件事拜托，拜托。」

勞天行笑着，道：「嚴大官人請進裏面坐，慢慢再說，定當効勞！」

嚴百萬和勞天行客氣着，嚴百萬伸開手，自他的腕上，現出一隻碧也似綠，粗如手指的翡翠鐲子來。

勞天行吃的是保鏢飯，珍珠寶貝，過目的自然不少，他一眼便看出，別的不說，單是這隻鐲子，就至少值一萬兩銀子，嚴百萬竟戴着它隨便上路，可知這次找上門來的，一定是一件大買賣了！

勞天行看到那隻鐲子之際，那樣想法，可是胡千鈞也看到了那鐲子，胡千鈞一看到了鐲子之後，他心頭登時怦怦亂跳了起來，失聲叫道：「勞總鏢頭！」

勞天行突然聽得胡千鈞一叫，停了一停，向胡千鈞瞪來，連嚴百萬也停下了下來，向胡千鈞望了一眼，勞天行連忙道：「嚴大官人請！」

嚴百萬的目光，在胡千鈞的身上，轉了一轉，道：「敢問勞總鏢頭，這位漢子却是什麼人？」

勞天行一聲冷笑，道：「江湖上有的是不知好歹不自量的人，這廝想來鏢局生事，是我饒他不死，他自願鎖在鏢局門前，以儆後來的妄人！」

嚴百萬頻頻點頭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貴局威名遠播，果然非同小可，我算是找到人家了！」

勞天行滿心歡喜，已然陪着嚴百萬，進了鏢局大門。胡千鈞伸長了頭，望着他們兩人的背影，又叫道：「勞總鏢頭！」

這一聲，勞天行不知是真未曾聽到，還是假裝聽不到

只聽得他的笑聲，傳了出來未聽他回答。

胡千鈞還想再叫第三聲時，兩個鏢頭已惡狠狠地搶到了他的身前，厲聲道：「你鬼叫作甚？」

胡千鈞忙道：「我和兩位說，也是一樣，兩位快去告訴總鏢頭，這嚴百萬，不是好人——」

胡千鈞的聲音十分低沉，而且，他的話才一出口，那兩個鏢頭，已然大聲哄笑了起來，兩人的笑聲，將他的語音，幾乎完全蓋了過去。

但饒是如此，嚴百萬趕車的那車夫，還是立即轉過頭，向胡千鈞望了過來。那車夫看來，年紀十分大，滿面皺紋，可是當他向胡千鈞望來之際，他的目光，却異樣尖銳，也異樣地兇狠。

只不過除了胡千鈞一個人之外，誰也未曾加以注意！

那兩個鏢頭一面笑，一面道：「臭賊，難道你倒反是好人？哈哈，別笑掉人的大牙了，趁早閉嘴！」胡千鈞着急道：「兩位，這事情非同小可，他是——」

然而那兩個鏢頭，根本不再聽胡千鈞的話，一個轉身，便走了開去，胡千鈞頓着足，圍在鏢局外的人也散開了，胡千鈞只見那車夫下了車，執着鞭子，緩緩地向他走了過來，來到了近前，道：「閣下是——」

胡千鈞望定了那車夫，沉聲道：「你別理會我是誰，不論你怎麼裝扮，我倒認出你來了。」

那車夫不動聲色，只是笑着，在他笑的時候，臉上的皺紋更多，他徐徐地道：「我只是嚴百萬的車夫，還會是什麼人，你說笑了！」

胡千鈞一字一頓，道：「鬼猴兒王奇王三爺，你未免太委屈自己了，你們可是想打清遠鏢局的主意？」

那車夫話一說完，就轉過身去，當胡千鈞那樣講的時候，他略略一呆，但也並未轉過身來，幾個鏢頭迎了上來，將他迎進了鏢局中，胡千鈞轉頭望着鏢局，連嘆了幾聲，他知道，清遠鏢局，已危在旦夕了！

清遠鏢局迎進去的嚴百萬，那一下咳嗽，那一隻鐲子，這全是黑道上出了名的高手，著名的心狠手辣的大盜，天北一霸佟明魂的標誌。

胡千鈞曾見過佟明魂一次，佟明魂和現在的嚴百萬，在外貌上並不相同，可是那鐲子，胡千鈞却認得出來的。

下期待續



鐵拳₃

夫狷傳／字題 ●

民澤胡／圖揮 ● 匡倪／文 ●

陰謀詭計

像天北一霸佟明魂那樣的大盜，到清遠鏢局來，打着滄州嚴百萬的幌子，他會安着什麼的好心？清遠鏢局的勞總鏢頭，將胡千鈞鎖在門口，可是胡千鈞一想到這一點，心中仍然焦急無匹！在鏢局門口，一字排開，仍有四名鏢頭站着，胡千鈞略想了一想，又叫道：「列位鏢頭，隨便請過來一位，我有緊要的話要說！」

鏢局門口的那四個鏢頭，一起向胡千鈞望來，其中一個道：「這小子還在大呼小叫，待我過去，給點苦頭他吃吃，也好令他安靜些。」

那鏢頭說着，便大踏步向前走來，胡千鈞心中一喜，心想只要他肯走過來自己就可以告訴他了。

却不料那鏢頭只走了一步便已被另一人拉住。那拉住他的鏢頭道：「二哥，別去惹他，這廝的武功很高，說不定他是另有圖謀，走前去豈不遭殃？」

那本來要向前走來的鏢頭一聽，立時不再向前走來。胡千鈞又叫道：「你們只管過來，我絕無異心，我有極重要的事要告訴你們，事關清遠鏢局的命運！」

可是，一任胡千鈞叫着，門口的那四個鏢頭，却再也不理睬，他們只是自顧自在說笑着。

胡千鈞急得雙手捏住了拳，他粗大的指節骨中，發出了一陣「格格」的聲響。沒有過多久，只聽得鏢局之中，又響起了一陣熱鬧的喧嘩聲來。

隨着那陣人聲，四名鏢頭，首先從鏢局門中搶出來。接着，便看到勞天行、史翠蘭兩人，陪着嚴百萬，也走了出來。勞天行和史翠蘭兩人，正滿面笑容，勞天行的臉上，更現出十分謙恭的神色來，一面走着，一面道：「嚴員外只管放心，一定遵命照辦！」

在他們的後面，則跟着那車伕，一行人出了鏢局，來到了那輛馬車之旁，眼看嚴百萬已要登車而去了。

胡千鈞在這時候，陡地舌綻春雷，大喝了一聲叫道：「佟明魂，你假冒嚴百萬，安的什麼心？」

胡千鈞的聲音，極其雄渾，他這「佟明魂」三字，才一出口，所有的人，便已嚇得老大一跳！

因為天北一霸佟明魂，乃是黑道上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的高手，雖然佟明魂還未曾找過清遠鏢局的麻煩，但只要是吃鏢局飯的人，沒有人不聽到了「佟明魂」三字，而可以不感到吃驚的！

所有的人中，史翠蘭性子最烈，反應也最快，胡千鈞話還未曾叫完，她雙臂一振，一對精鋼判官筆，便已掣在手中，雙筆相碰，發出了「鏗」地一聲響來，疾聲問道：「佟明魂？在哪裏？」

勞天行也「騰」地向後退出了一步，手按在彎刀柄上。而嚴百萬本來已然要跨上車去的，在那一剎間，他也陡地僵住了，在他身後的車伕，臉上更現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色來，看來十分古怪。

胡千鈞勉力振動手臂，隨着他手臂的振動，鐵鍊「噹噹」亂響，他伸手指向嚴百萬一指道：「就是他！」

嚴百萬四面望着，看來十分惶急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人人都為這個名字而震驚，未曾去細察，是由什麼人叫出佟明魂的名字來的，直到這時，史翠蘭和勞天行兩人，才知道叫的人是胡千鈞！

史翠蘭立時大怒，只聽得她一聲嬌叱，身子陡地一轉，「刷」地一聲，已然竄到了胡千鈞身前。

她一到了胡千鈞的身前，判官筆「騰」地已向前刺出！那一下攻擊，對胡千鈞來說，實是突如其來的，胡千鈞倉皇間一舉手臂，鐵鍊抖了起來，向判官筆迎了上去，鋒銳的筆尖，「鏗」地一聲，刺在鐵鍊上，順勢一滑

却已刺進了胡千鈞的肩頭。

胡千鈞本來，是可以避得過去的，但如今那樣的情形下，他却難以躲避，肩頭一被刺中，他發出了一聲怪叫，史翠蘭早已收筆後退！

史翠蘭退開了兩步，判官筆仍指着胡千鈞，餘怒未熄！胡千鈞肩頭之上，鮮血汨汨而下，但他却連看也不看自己的傷口一眼，仍然叫道：「那嚴百萬是假冒的，他是天北一霸胡明魂！那車夫是鬼猴兒王奇！」

可是史翠蘭却厲聲道：「你再在大呼小叫，我便刺了你的舌頭，看你還有什麼話說！」

胡千鈞陡地吸了一口氣，靜了下來。他明白了，就算他叫破喉嚨，也沒有用的，清遠鏢局中的人，根本不相信他的話，胡千鈞的心中，不禁一陣難過。

令他難過的倒還不是清遠鏢局中的人不信他的話，而是他清遠鏢局鎖在門口，鏢局中每一個人，就都以爲他一定將鏢局恨之切骨，這似乎是人性的天性，有仇一定要報，在他們看來，一個被鏢局鎖在門外的人，還會關心鏢局的命運，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！

爲了一點小事就懷怨，懷了怨一定要報仇，這是鐵定不移的法則，每一個人的心中，都有着那樣的一個法則，那麼，還有誰來相信他的話？

胡千鈞低下頭去，他看到了肩頭上的傷口，傷口很深，血還在流着，胡千鈞感到一陣陣的疼痛，但是他却只是低着頭，不再出一點聲音。他聽得嚴百萬在問：「這人剛才，在說些什麼？」

他也聽得勞天行陪着笑道：「嚴員外莫怪，這人是个癡漢，要不然，我們怎會將他鎖在門外！」

嚴百萬好像還很有興趣，他道：「這漢子剛才說我是假冒的，他說的那個什麼魂，却是什麼人？」勞天行仍然笑着，道：「那胡明魂是一個江洋大盜。」

嚴百萬像是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那樣說來，我那五萬金子，豈不是……已有人注意了？」

勞天行忙道：「嚴員外只管放心，包在鏢局身上！」嚴百萬沒有再說什麼，好像是已經登上了車子，因爲胡千鈞隨即聽到了得得的蹄聲，轎轎的車聲。接着，胡千鈞便已聽到了腳步聲，來到了他的面前。

他仍然低着頭，只聽得勞天行狠狠地罵道：「臭賊子，你若是再胡言亂語，我不放過你！」

胡千鈞略抬了抬頭，他本來想對勞天行說，那是真的，這個嚴百萬，是假冒的，是胡明魂！

可是，當他一抬起頭來，看到了勞天行那副兇厲的神色之際，他要講的話，便又嚥了下去。

勞天行「哼」地一聲，憤然轉過身道：「史鏢頭，妳立時就帶着幾個弟兄，去走一遭。」

史翠蘭答應着道：「是，嚴員外的事，如果辦好了，以後傳了開去，遠近富戶，都會來找我們了！」勞天行「呵呵」笑着，由鏢頭擁着，走進鏢局去了！

鏢局的門口，登時冷清了起來，而天色也漸漸黑了。又過了不多久，只見史翠蘭一馬當先，帶着十來個鏢頭，全騎着駿馬，疾馳而去。

胡千鈞苦笑着，心知史翠蘭是被胡明魂騙走的，胡千鈞並不知道胡明魂安排了什麼妙計，但他也多少聽到了些。

胡明魂曾提及「五萬兩金子」，多半是他假冒嚴百萬，要清遠鏢局保五萬兩金子，清遠鏢局有大買賣上門，自然一口答應，於是史翠蘭就帶着人走了。

史翠蘭這一去，自然凶多吉少，她一定會在半途伏殺！而在殺了史翠蘭之後，胡明魂又會來對付勞天行，到



馬兒向前衝來極其疾。

時，清遠鏢局，就危如覆巢之卵了！

夜色更濃，深秋的夜，夜風吹來，已使人感到陣陣涼意，他想到這裏，不禁打了一個冷顫。

他慢慢地扯下衣服，紮了肩頭的傷口，鏢局門口更冷了，大門已關上，幾盞燈籠，在風中搖晃，那兩面旗子，被風吹得「刷刷」地作響。

胡千鈞急得一點辦法也沒有，他如果可以掙脫，那或者還能在半路上，幫助史翠蘭。可是那鐵鍊如此之粗，胡千鈞如何能夠將之掙得斷？

夜越來越深了，天才入黑的時候，在鏢局空地前的街道上，還有人打着燈籠走過，但是隨着夜深，街上一個人也沒有，只有胡千鈞一個人在外面。

胡千鈞心中所想的，不是他自己如何能夠脫身，他是在想，史翠蘭是不是已經中伏，中伏之後的結果又怎樣？那是一樁他看得明明白白的陰謀，清遠鏢局就要遭殃了，而他却無能爲力！

對於胡千鈞這樣仗義心腸的人來說，那實在是最痛苦不過的事情了！他開始用力地掙動鐵鍊，在深秋的夜晚，鐵鍊不斷發出「嗚嗚」的聲音。

可是，不論他如何用力掙，兒臂粗細的鐵鍊，却仍然牢牢地扣住了他，使他離不開那石柱！

他掙了足有兩盞茶時，突然之間他停下了下來。因爲在那一剎間，他看到對面街上，有一條人影，疾竄了過來。那條人影的來勢極快，竄過來之際，在那人的身邊，有閃亮的精光閃了一閃。

胡千鈞的心中，陡地一凜，那一閃精光，一定是一柄極其鋒銳的尖刀所發出來的！那是一個夜行人！胡千鈞沉聲喝道：「什麼人，快出聲！」

胡千鈞一喝，那人影「騰」地掠到了胡千鈞面前。他站在胡千鈞面前，只有五、六尺處，揚起頭來，映着鏢局大門口懸着的燈籠，所發出的搖曳不定的光芒，胡千鈞立時看清了那是什麼人。

而當他一看清了那人是誰時，他陡地吸了一口涼氣！那人就是日間，嚴百萬的「車夫」！只不過這時，他的面上，帶着一種十分奇怪的神情，令人一望，便心頭生寒，那是鬼猴兒王奇！黑道上知名的高手！

胡千鈞在吸了一口氣之後，立時道：「王朋友，果然是你，我總算未曾認錯你！」

王奇「桀桀」怪笑着，道：「你眼力倒不錯，只可惜清遠鏢局中的人，並不肯聽你的話！」

胡千鈞一聽得王奇那樣說，心中又是一陣難過，像是王奇手中的尖刀已刺到了他的心中一樣！

王奇頓了一頓，又奸笑了起來說：「而且，你以後也不會向清遠鏢局的人，再多囉嗦了！」

胡千鈞沉聲道：「那倒未必，我還是一樣要說的！」王奇的臉上，突然現出獠牙之極的神色來，道：「你不能說了！」他一個「了」字才出口，手腕突然一翻，他手中那柄兩尺來長，雪也似亮的尖刀，「刷」地一聲，已向胡千鈞當胸刺來，刀勢快到了極點。

胡千鈞大叫一聲，手臂一振，鐵鍊揚起，迎了上去。只聽得「鏗」地一聲響，鐵鍊和尖刀相碰，迸出了一串火星來，胡千鈞趁機拳頭向前一伸，打出了一拳。如果果不是他的手上扣着鐵鍊，他連手臂也伸不直的話，那一拳一定也打中鬼猴兒王奇了！

但這時，胡千鈞一拳打出，鐵鍊震動，王奇身子略向後一仰，就避了開去，王奇騰地後退了一步，身形一矮，一刀又向胡千鈞的腹部刺到。

胡千鈞再是一聲大喝，他身子猛地扭了一扭。那柄尖刀，帶起一股寒風，「騰」地一聲，緊貼着他的腰際，向前掠了過去，刀尖刺在石柱上。

王奇出刀的力道，當真重得可以，一刀刺中了石柱，火星四冒，石屑亂迸，石柱上被刺出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來。

而胡千鈞左腿一橫，已一脚掃出！

胡千鈞的一掃，一退，幾乎是同時發出的，鬼猴兒王奇的身形，已算得靈巧，他一刀不中，身形已立時倒翻了起來，可是他才一翻出，胡千鈞的一腿已掃到，「砰」地一聲，正踢在王奇的腰際！

那一腳踢中，鬼猴兒王奇的身子，立時如同斷線風箏也似，向外直跌了出去，胡千鈞扯直了喉嚨叫道：「清遠鏢局，快出來捉賊，快來人！」

胡千鈞剛才和王奇動手之際，所發出的那兩下大叫，本來早已將鏢局中人驚動。但是值夜的鏢頭，人人皆知鏢局門外鎖着人，也都認出是胡千鈞的聲音，是以懶得出來看，及至胡千鈞大叫有賊，鏢局的大門，才「蓬」地打開，三個人跳了出來。

可是，等那三人跳出來之際，鬼猴兒王奇，早已就勢着地滾動，滾到了一個陰暗的角落之中。

那三個人跳出了鏢局，四面一看，不見有人，氣勢洶洶，奔到了胡千鈞的面前，喝道：「人在哪裏？」

胡千鈞是眼看着王奇向前滾去的，忙道：「在那邊！」

那三個人忙向胡千鈞指的方向奔去，但是他們立時奔了回來，破口大罵道：「臭賊子，沒地來消遣老爺，不

叫你吃些苦頭，你還不肯老實！」

胡千鈞怪叫起來道：「真有人，是鬼猴兒王奇，就是他，日間扮成了嚴百萬的車夫！」

胡千鈞在嚷嚷間，鏢局又奔出了好幾個人來。一時之間，空地之上，人聲喧嘩，七、八個人圍住了胡千鈞，千賊萬賊地罵，但是他們却也知道胡千鈞厲害，是以沒有人敢離他近些。

正照攔間，只見鏢局中又有人走了出來，當前一個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勞天行，勞天行披着一件外衣，想是睡夢中被吵醒的，怒氣冲冲，大踏步向外走了來一面在喝道：「半夜三更，吵些什麼？」

幾個鏢頭，立時向勞天行走了過去，數說胡千鈞的不是，勞天行立時向胡千鈞望來，只聽得他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將這厮雙臂斷了下來！」

胡千鈞陡地一呆，就在這時，忽然聽得一陣急驟之極的馬蹄聲，自遠而近，迅速傳了過來。

那馬蹄聲分明是向着清遠鏢局而來的，是以一時間，人人都抬起了頭向馬蹄聲傳來的方向望去。

馬蹄聲來得真疾，衆人一抬起頭來，便看到一隊馬，馬上的人，個個伏在馬背上，正疾馳而來，轉眼之間，馬已踏上了青石板鋪出的空地之上，蹄聲聽來，也格外急驟，而且，各人也已看出，奔在最前面的一人，是個女子，正是史翠蘭。

在史翠蘭身後的十餘騎，也正是史翠蘭帶去的鏢頭。勞天行陡地一呆，連忙向前迎了上去，叫道：「史鏢頭，有了什麼？」

他向前掠去，馬兒向前衝來，兩下勢子，都極其迅疾，勞天行在轉眼之間，便已到了馬前。

而就在這時，伏在馬上的史翠蘭，陡地直起身子來。她穿着史翠蘭的衣服，騎着史翠蘭的馬，可是，她却決不是史翠蘭，她也是一個女人，可是却奇醜無比，只見她血盆也似的大口，突然一張，疾喝一聲：「着！」

隨着她那一聲怪喝，她一手拉着韁繩，一手抖動，已然拋出了一隻金絲虎爪，虎爪向着勞天行的面門，疾抓了下來，她怪眼圓睜，左目已眇，只有右目，在閃閃生着兇光，真是妖鬼不及其醜惡！

勞天行當那女人一直起身子來時，大叫了一聲，道：「施嬌嬌！」

他一面叫，一面身子向後，疾退而出，可是他退得雖快，只不過使金絲虎爪，抓不中他的面門而已，在他身形一退間，那隻和人手一樣大小，連着一根金鍊，五指銳利，有着倒鉤的金絲虎爪，還是抓進他的肩頭之中，

映聯赫赫節復光

星巨王天力火
本柯斯姆詹
王球撞飾
星巨獎金生醫哥瓦齊
夫瑞雪瑪奧
王克撲飾

今年全美創下一億
八百五十六萬美金
賣座空前紀錄香港
利舞台、倫敦、影
都三家首輪戲院聯
映高創港幣一百八
十九萬港幣高居暑
假冠軍。

術騙湖江新全
領本家看實真
手高球撞大十界世
將名克撲大八城賭
出演加參

傑王對傑王



。來過了滑前向，上板石青在，斧柄柄那，鬆一手

馬上那女人怪叫不絕，雙腿用力一夾，健馬仍然向前，旋風也似，捲了出去。

健馬向前衝出，被虎爪抓中了肩頭的勞天行，立時被拖倒在地，在石板上翻滾着，被拖向前而去。

勞天行在江湖上名頭極響，本身也極有真材實學，可是他剛才，只當伏在馬上，疾奔了回來的是史翠蘭，再想不到那會是冀東三兒的妖巫施嬌嬌！

他全然未曾防備，施嬌嬌猝然發爪，勞天行空有一身武功，却是一點也施展不出，這時一被拖了出去，痛得他號叫不已，想要翻身躍起，也是在所不能！

這一切，原是電光石火間的事，其餘的馬匹，也早已捲到了空地之上，勞天行一中爪，其餘的馬匹，知道不妙，可是馬上的十來人，也已躍了下來，才一落馬下背，兵刃便紛紛出鞘。

那些鏢頭，倉皇應戰，在馬上那些人剛一落地之際，就被砍翻了五、七個，其餘的人更無鬥志，人人想向鏢局之內逃去，可是一逃，陣腳更亂了！

十二、三人中，只有兩個人，能够逃到了大門口的。而當他們逃到大門口時，施嬌嬌的健馬，也衝到了門口，她策馬直向大門之中，衝了進去，「砰」地一聲響，一直在地上被拖向前的勞天行，重重地撞在另一扇門上，只聽得他怪叫一聲，雙手握住了金絲虎爪的金鍊，用力一拉。

勞天行的武功，究竟非同凡響，他一拉之下，「拍」地一聲金鍊竟被他硬生生拉斷，他人也一躍而起，向旁退出了一步，那虎爪仍然陷在他的肩頭，秋風雖勁，可是他額上的汗珠却也是如雨而下！

而施嬌嬌已經策馬衝進了天井，跟在她後面的十餘人，也一湧而進，兩個才奔到大門口的鏢頭，如何敵得過那麼多的如狼似虎，有備而來的強徒？

他們連跨進大門的機會都沒有，身子便添了七、八處傷口，倒在血泊之中。只聽得施嬌嬌破鑼也似的聲音，自鏢局之中，響了起來，叫道：「見人就殺，見金銀就搶！」

在秋夜中聽來，妖巫施嬌嬌的叫聲，實是令人毛髮直豎！

胡千鈞眼看着這一切，在利那間發生，他雙手緊緊攥着拳，指節骨「格格」直響。

就在那時，空地上一個受了重傷的鏢頭，掙扎着站了起來，他的手中，還執着一柄十分鋒利的宣化斧，他站

定了身子，鮮血自他的腰際如泉湧出。

胡千鈞一見這等情形，急叫道：「快將斧給我！」那鏢頭居然還能聽得到胡千鈞的叫喚，轉過了身來。

可是，當他轉過身來之際，他却已經支持不住了，他的身子，向着胡千鈞，直跌了下來。

在他仆倒在地之際，手一鬆，那柄利斧，在青石板上，向前滑了過來，滑到了離胡千鈞身前三、四、五尺處，便停住了下來，胡千鈞忙伸手，想去拾那柄利斧，可是他却拾不到，他忙又伸出腳去，但仍然差了三寸，無法碰到那柄斧頭。

這時候，鏢局之中，刀劍相碰的鏗鏘聲，吆喝聲，慘叫聲，不絕於耳，胡千鈞却還是呆若木雞地站著。

胡千鈞抬起了頭來叫道：「勞總鏢頭，你——」

他本來是想叫勞天行拾起斧頭來，替他砍斷鐵鍊的，可是，他才叫了一聲，勞天行便發出了一聲怪叫，整個人跳了起來，「砰」地一聲響，撞在那半扇大門上，將那扇大門，撞得「呼」地向前，飛了出去。

胡千鈞急得頓足，清遠鏢局這一下，可算全砸了！

躺在廣場上的，已有十二、三人，被史翠蘭帶走的鏢頭，也有十二、三人，鏢局中還有多少人能抵抗的？勞天行撲了進去，又何濟於事？他想到這裏，突然大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不行！」

他決不能袖手旁觀，他一定要打這場不平！他竭力將足尖向前伸出，伸出去，伸得他全身的骨骼，在「格格」地作響，他的足尖，離那柄斧頭，漸漸近了，一寸，半寸，他終於碰到了那柄斧，他小心地用足將利斧慢慢地勾近來。

然後，他足尖一挑，將利斧挑了起來，一伸手握住了斧柄，立時一斧，向鐵鍊上砍了出去。

「鏗」地一聲響，利斧砍在鐵鍊上，鐵鍊在石柱上，留下了一個凹痕，斷了開來，胡千鈞又是一斧，又將鐵鍊砍斷，仍有一團鐵鍊，連著那柄鎖，在他的頸上，但是他的身子却已可以自由活動了！

他握着那柄利斧，大踏步向前，走了出去，才一走進鏢局大門，他便呆住了。天井中，大廳上，足足躺着二十具屍體，只有勞天行一人，還在浴血動手，他的身上，已經受了好幾處重創！

和他在動手的是三個人，一個是獨臂漢子，一個是油頭粉面，鬼鬼子一樣的人，一個就是妖巫施嬌嬌，那三

個人，顯然已佔了極度的上風。

其餘的人，正在將一口一口的箱子，自內院中搬出來，打開箱子，將值錢的東西取起來，將不值錢的東西，拋在一旁，勞天行發出一下又一下的怪叫聲，可是和他動手的三人，却不住地笑着。

胡千鈞也看到了鬼鬼子王奇，和天外一霸佟明魂。佟明魂正在指揮着強徒，快些將箱中不值錢的東西拋去，又有兩個強徒，自內院中曳出了兩個婦人，一刀一個，將那兩個婦人砍死在地上。

胡千鈞看得血脈賁張，他兩步便跨過了天井，一腳踏進了大廳，便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巨喝！

那一下巨喝，令得大廳中所有的人，都呆了一呆！

和勞天行動手的那三個人，正是冀東三兒，也突然收起了兵刃，勞天行的身子一見，用手中的單刀，支住了地，勉力地站定了身子，不致跌倒。

他出來的時候，是從睡夢中驚醒披着一件外衣，就走了出來的，是以連他的那柄彎刀也沒有帶！

胡千鈞站在大廳門口，滿面怒容，喝道：「好強盜，殺人越貨，還有天理麼？」

妖巫施嬌嬌發出一聲狼嗥也似的怪叫，仗着柳葉刀，就待跳過來，但是佟明魂却立時一擺手，道：「慢！」

只見他俯身，自他腳下，堆滿了金銀的箱子之中，取出了兩隻老大的金元寶來，在手中掂了掂，道：「朋友，見者有份，這是你的！」

他雙手一揚，「呼呼」兩聲，兩隻金元寶，已向胡千鈞，飛了過來，胡千鈞大喝，左拳已呼地擊出。

那兩隻金元寶，每隻足有一百兩重，佟明魂揚手將之拋出，向前飛來的勢子，也是十分勁疾。

但是胡千鈞的一雙鐵拳，却是橫練的外門功夫，他拳才一擊出，「砰」地一聲響，便擊在一隻金元寶上，那隻金元寶立時反震了出去，撞在另一隻金元寶上，又是「叭」地一聲響，兩隻金元寶，一起向外飛了出去，撞在柱上，陷進了柱中。

妖巫施嬌嬌又發出了一聲怒吼，佟明魂却一聲冷笑道：「怎麼，可是還嫌少麼？」

胡千鈞厲聲道：「放屁，你當我是何等樣人？我要你們兩個難逃公道！再不能橫行！」

他一面說着話，一面已大踏步地，向大廳中走進去。

下期待續

洋氏
一九九九年

拳鐵

4

民澤胡／圖插 ● 夫狷傅／字題 ● 匡倪／文 ●

胡千鈞一走進大廳，在他前面的兩個強徒，本來正在翻箱子的，立是倉皇向後，退了開去。
可是胡千鈞的出手，快捷無比，左手突然一伸，已然將左面的那人，當胸揪住，他右手的那人，揚起箱子，向胡千鈞拋來，胡千鈞右手一揮，利斧拋出，利斧穿過了箱底，向前飛去，恰好砍在那名強徒的面門之上，那強徒慘嗚倒地！
被胡千鈞當胸揪住的那匪徒，身子用力掙扎着，雙手揮舞，可是他的心口被胡千鈞制住，全身力道一點也使不出來，雙手揮舞，也是軟弱得無力。
胡千鈞一聲大喝，道：「人人住手，將箱籠送回去！」

大廳上發生了事，正在到處搜索的匪徒，也都知道了，一時之間，佟明魂帶來的人，全都集中到了大廳上，也人人都不出聲，望定了佟明魂。
整個大廳上，可以聽得到的，只有勞天行濃重的喘息聲，勞天行用力支着身子，勉力維持着他身子的平衡，總算還不至於跌倒在地。他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，臉上倒有一大半全是血污。
當胡千鈞發出那一聲大喝之際，冀東三兇以及其餘所有的人，都望定了佟明魂，顯是要他拿主意，但是勞天行却拍頭向胡千鈞望了過來。
在勞天行滿臉血污的臉上，現出了一股極其迷惘的神色來，他實是不明白，何以胡千鈞在砍斷了鐵鍊之後，竟然會幫着他，來對付佟明魂！
因為胡千鈞被鎖在清遠鏢局門口，就是他勞天行下的手，難道胡千鈞竟不將這件事引為奇恥大辱？難道胡千鈞他，竟不是武林中的人？勞天行的口唇顫抖着，想要說些什麼，可是却一個字也講不出來。
佟明魂在胡千鈞的一聲大喝之後，呆了片刻，才冷笑道：「原來閣下想要獨吞那胃口也未免太大一些了！」
胡千鈞濃眉向上一揚，又喝道：「胡說，清遠鏢局中的金銀，不是客商寄存，就是一眾鏢頭，過着刀頭上蘸血的日子，用性命換來的，你們這些盜賊，却起了貪財之心，難道天下人人都和你們一樣麼？」
施嬌嬌實在忍不住，尖聲叫道：「佟大哥！」
佟明魂一直是攏着手，不令施嬌嬌出手的，但是這一次，施嬌嬌一叫，佟明魂立時點了點頭。
施嬌嬌的出手也真快，佟明魂才一點頭，她身形已然

掠起，手中的柳葉刀，蕩起一股銀光，「颯」地一聲，已然向胡千鈞疾攻了過來。
胡千鈞也早已看出，眼前的情形，決不是憑着三言兩語，便能將這批強盜，打發出去的，是以他也早已有了準備，施嬌嬌旋風也似，攻了過來，胡千鈞左臂一振，那被他抓住胸口的強徒，已向前直跌了出去。
那強徒乃是迎着施嬌嬌撲跌出去的，他身不由主，向前跌出，眼前只見銀光閃耀，心知不妙，大叫道：「施三姑，是我！」
施嬌嬌也知道向她跌來的，不是胡千鈞，而是自己人，可是，她那一刀去勢何等之猛，如何收得住？
那人這一下淒厲無匹的呼聲，兀自在大廳之中蕩漾，便已然聽到了「撲」地一聲響，施嬌嬌的柳葉刀，早已砍進了那人的頸子，鮮血泉湧，那人的一顆頭倒到了地上，可是身子還是在向前衝去。
緊接着，又是一「砰」地一聲響，那人撞在施嬌嬌的身上。
施嬌嬌的那一刀，下得實在太快，刀一下，那人便立時斷了氣，可是也由於死得太快，是以那人自然而然的反抗，雙掌一起揚了起來。

當那人撞在施嬌嬌的身上之際，他其實已經死了。然而，他疾揚而起的兩掌，還是挾着勁風，擊了下來。

妖巫施嬌嬌的武功，本來極高，可是她此際，一刀攻向前去，未曾攻中胡千鈞，反倒砍死了一個自己人，心中便不免大是慌亂，再加她做夢也想不到，那人分明已死了，還會有那麼大的力道！

當她被人撞中之際，她跟隨向後，退出了一步。緊接着，那人兩掌拍到，施嬌嬌目瞪口呆，「砰」兩聲響，那兩掌正擊在她的胸口！

那兩掌，是那個人，臨死之前，所發出來的，力道之強，竟如排山倒海一樣，施嬌嬌發出了一下狠嘔也似的怪叫聲來，陡地後退了兩步，口中鮮血狂噴。

這一切，本是電光石火，一剎那之間的事情！

而胡千鈞在一將那人推出之際，便早知會有什麼樣的結果，是以他連看也不向施嬌嬌處看上一眼，一將人推出，身形一轉，身子縱起，「呼」地一掌，已經向站在大廳中間的佟明魂攻出！

他在攻出那一掌之際，是身形變動，連人一起撲了過去的，是以勢子更猛烈。就在他攻到一半之際，又聽得一聲暴喝，一個彪形大漢，掄起海碗大小的銅鎚，斜刺裏竄了過來，銅鎚迎着胡千鈞的那一掌，挾着勁風，直砸了過來。

那銅鎚看來十分沉重，使鎚的那漢子，腰粗膀圓，也是力大無窮，眼看拳、鎚將要相撞了！

在那樣的情形之下，人人都是當胡千鈞一定會收回拳去，另行發招的，那使鎚的大漢，也打定了主意，一等胡千鈞收拳，便立時趁機進攻！

可是，接下來的，却是出人意表之外，胡千鈞非但不收拳，拳頭反而向前，疾伸而出！

當他的拳頭向前伸出之際，他的指節骨上，發出一陣「格格」的響聲來，轉眼之間，「砰」地一聲響，拳頭正打在那柄銅鎚之上，只聽得那使鎚的大漢，突然之間，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。緊接着，只見他手中的銅鎚，反震了起來，「撲」地一聲響，陷進了他的腦門之中，足有一大半！

而胡千鈞的左手，順手一撥，已將那大漢撥了開去。那大漢一被撥開，仆倒在地，立時就聲息全無了。

那大漢倒地身死之際，也恰是施嬌嬌後退、口噴鮮血之時，在施嬌嬌的身前，則又是一個頸際鮮血泉湧的死人，胡千鈞闖進大廳來，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，便已大展虎威，斃了三個強徒！

胡千鈞一撥開了那使鎚的大漢，身子一縱，又是一步跨出，已來到了佟明魂的身前。佟明魂一揚手道：「各位兄弟，先將他圍住了再說！」

大廳中還有十來名強徒立時圍成了一個圓圈。

冀東三兇中，那兇惡子一般的人，扶過了施嬌嬌，令她倚着柱，勞天行這時，也已勉力退到了柱旁，喘息着，所有的強徒，當他已是死了一樣，連望也不向他望上一眼，注意力都集中在胡千鈞的身上。

勞天行只覺得舌焦口乾，他伸出舌頭，舔了一舔，舔到的却是又鹹又腥的鮮血。這時，他希望胡千鈞能夠將佟明魂這一干人，都殺個乾淨。

胡千鈞也知道他已被人圍困住，但是他却並不同頭向後看，雙目神光炯炯，望定了佟明魂。

佟明魂也真不愧是一等一的黑道高手，在那樣的情形下，他臉上却一點也沒有驚惶的神色。

他居然還微笑着道：「閣下的武功真不錯，若能與我們合作，倒是無往不利，不知閣下之意如何？」他說來十分輕描淡寫，倒像是胡千鈞根本和他，沒有什麼敵意

一樣，胡千鈞悶哼一聲，道：「看拳！」

他雙手一起捏着拳，雙拳互擊，發出了「砰」地一聲響，光從那下聲響聽來，倒不像是雙拳相碰，而像是兩塊石頭，重重擊在一起一樣，差的只是沒有發出火花來而已。

他雙拳一擊，右拳已「砰」地直搗而出，攻向佟明魂的胸口。

佟明魂的出手也真快，看來，他只是閒閒地站着，像是一點準備也沒有，然而，胡千鈞一掌攻出，他手腕一翻，「嗤」地一聲，手中已多了一柄，足有八寸來長，雪也似亮，鋒利無匹的匕首！

那柄匕首一出，便向着胡千鈞的右拳刺了過來。

胡千鈞的鐵拳功夫，極其了得，能將來勢沉重的銅鎚，硬生生地擊了回去，但是，對於如此鋒銳的匕首，他却是無法抵擋的，是以他右拳立時向下一沉，左拳又已打出，打的乃是佟明魂的右臂。

他這一拳，若是能正中佟明魂，那麼佟明魂的臂骨自然立時斷折，再也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了。

可是，就在他一掌打出之際，佟明魂左腕又是一翻，精光再閃，在他的左手之中，又多了一柄同樣的匕首，仍是對着胡千鈞的拳頭，刺了過來。

胡千鈞吃了一驚，左拳又是一沉，佟明魂一聲怪叫，雙臂一振，兩柄匕首，蕩起了兩股精光，「噹」有聲，已逐向胡千鈞的面門攻到。

胡千鈞的身子，只得突然向後，退了開去，他一退，背後金鈸嘶空之聲大作，利那間，少說也有四、五柄兵刃，向他一起夾攻了過來。

胡千鈞並不轉過身來，他聽風辨位，聽出一件長大的兵刃，來勢最疾，他反手一掌擊出，「砰」地一聲響，只聽得一下骨折之聲，他五指鬆開，順勢一抓，已將一柄大砍刀，奪了過來。

他一奪刀在手，向後橫掃一刀，將背後的人一齊擋開去。

那時候，佟明魂的雙匕首，又已攻到。

但胡千鈞的大砍刀，却也高高擡起，直上直下，砍了下來。

胡千鈞那一刀，看來就像是莽漢破柴一樣，一點也沒有什麼招式來，但是卻拙中有巧，逼得佟明魂非向後退了開去不可！

佟明魂身形一晃，後退了一步，佟明魂一退，胡千鈞立時又擡起大砍刀，又是一刀砍下。

那一刀，和剛才的一刀，還是一樣，佟明魂又只好再後退，胡千鈞立時又逼向前去，第三刀又已砍出。

佟明魂的心中，不禁大驚，他手上的雙匕首，招式堪稱神出鬼沒，出招如風，而且，兵刃是一分短，一分險，他兩柄匕首，只有八寸長，施展起來，令人眼花撩亂，真是縱橫江湖，罕遇敵手。

可是此際，胡千鈞只是擡着大刀，直上直下地砍下來，招式笨拙之極。然而却大開大闢，恰好將他那一套小巧機靈的武功，完全制住！

佟明魂也看出，自己非被對方逼得一退再退，直到退無可退為止，可是當對方的大砍刀，挾着呼呼的勁風砍下來之際，他除了後退之外，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，他只好怪叫道：「你們呆着作甚？」

佟明魂不叫，冀東三兇中的大兇天煞計獨、二兇粉煞伊眉，早已一步一步在接近胡千鈞。

等到佟明魂一叫，二兇粉煞伊眉，倏地向前欺來，他手中的兵刃，乃是一根極細的尖針。

那尖針約有兩尺長，握在手中，時時時軟，他一欺向



前來，尖針已疾刺而出，那針十分之細，在向前刺出之時，竟連一點聲響也沒有。

而這種細針極其歹毒，專攻人要穴，此際，伊眉的那一針，便是攻向了胡千鈞的「靈台穴」。

伊眉向前攻來，胡千鈞看不到，但是在胡千鈞對面的佟明魂，却是看得到的，他心中大喜，連忙身形一閃，在電光石火間，向後連退了兩步。

也就在此際，勞天行也看出了胡千鈞身在危境之中，他雙臂力竭，大叫道：「胡俠士小心！」

就在勞天行出聲一叫間，胡千鈞左拳已然反擊而出，他手臂長，出拳又快，就在伊眉手中的尖針，離他背後，只不過兩寸間，他那反手一拳，已「砰」地一聲，擊在伊眉的右臂臂彎之上。

只聽得「喀」地一聲響，伊眉的臂骨立時斷折。他臂骨一斷，手臂的前半截，便軟垂了下來，自然再也不能刺中胡千鈞，而胡千鈞右手大砍刀一擡，繞着他自己的身子，擡了一個圓圈，「噹」地一聲，刀鋒過處，將伊眉的雙腿，一起斷下！胡千鈞連聲不停，一步跨向前去。

當他一步再跨向前去之際，他的刀又已擡起，仍然一刀，直上直下，向佟明魂砍了下來！

這其間的經過，當真是疾逾電光石火，大兇天煞計獨，雖然是窮兇極惡之人，但是眼看著二兇伊眉，只不過比自己早了一步，便落得那樣的下場，也不禁呆若木雞，冷汗直淋，如何還敢再動手？

而當胡千鈞再度擡起大砍刀砍下來之際，佟明魂的情形，却是一點也沒有改善，仍然和剛才一樣，他只好再向後退一步，而那一退，他已退到了牆前，再想要後退，也是在不行了！

但是胡千鈞卻並不停手，大刀又再度向下砍！

佟明魂退無可退，他明知對方的大刀，下落之勢，極其凶猛，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，他也只好怪叫一聲，交叉擡起匕首，向上格擋上去。

只聽得「鏗」地一聲響，他那兩柄匕首，居然將胡千鈞的大砍刀，凌空架住！但是，胡千鈞手中的刀，却在

一寸一寸，向下沉了下去。

佟明魂額上的青筋，根根綻起，汗水如雨而下，奮力抵禦，但是他的手臂，却在不斷地向下縮，終於，胡千鈞的刀尖，已經離他的頭頂，只有寸許了！

佟明魂自知，對方的刀尖，只要再向下沉兩三寸，他的腦袋，一定要被當當中，劈了開來了！

他急得心膽俱寒，喘著氣道：「朋友……高抬貴手！」

胡千鈞喝道：「放下你的匕首！」

佟明魂手中的匕首，是硬生生將胡千鈞的大刀架住，使他的刀不能向下砍來的，此際，胡千鈞却令他拋棄手中的匕首，佟明魂不禁大驚失色。

他雖然黑道上一等一的高手，但是面臨生死的大關，他不禁聲音發起顫來道：「你……那你是決心取我性命的了？」

胡千鈞道：「我叫你放下匕首，只是不想殺傷你的！」

在他們說話間，胡千鈞的大砍刀，仍然在向下壓着，又壓下了寸許，佟明魂心知自己若不肯棄去匕首，也捱不了多久，聽對方的話，反倒是棄了匕首還可以有幾分的僥倖，是以他突然一鬆手。

他雙手一鬆，「噹」兩聲響，那兩柄匕首，便已落到了地上，而被他用盡氣力架住的大砍刀，也倏地向下，沉了下來，佟明魂在那一剎間，閉住了眼，只當自己已是死定了的了，可是，大砍刀在向下沉間，胡千鈞手腕略翻，刀身已翻得了打橫。

是以，向佟明魂頭頂上壓了下來，不是刀鋒，而是刀身。

佟明魂感到頭頂上一股重壓，再睜開眼來時，方知自己是在鬼門關之前轉了一轉，並未曾身死！他喘着氣，胡千鈞已道：「佟明魂，你走了之後，還來不來？」

佟明魂苦笑着道：「若是再來，便是豬狗。」

胡千鈞又緩緩地道：「你們傷了清遠鏢局這許多人，本不該饒你們！」

胡千鈞的話還沒有講完，勞天行已經喘着氣，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別饒他們，胡俠士，不能放過他們！」

胡千鈞長嘆了一聲，四面看了一下，當他的眼光，在

來聲叫怪下一了出發，問之然突，漢大的鎚使那得聽只，上之鎚銅柄那在打正頭拳，響聲一地「砰」



！痛劇陣一，際腰的他了進棚經已尖刀，呆一地陡鈞千胡

那些強徒的身掃過之際，那些人都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，胡千鈞緩緩地道：「勞總鏢頭，他們也沒有佔了什麼便宜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唉！」

勞天行還掙扎着想說些什麼，可是他的身上受了好幾處傷，實在難以再支持下去了，他手一揚，話還未曾說出來，身子向前一栽便已跌倒在地。

胡千鈞皺了皺眉，又轉回頭來，道：「你明魂，你將史鏢頭他們一行人，怎麼樣了？」

史鏢頭面上神色，青白不定道：「他們……他們中了伏，死傷過半，但還有七八個人，被綁住了……在離縣城不遠處的一個破廟之中。」

胡千鈞揚聲叫道：「清遠鏢局，還有人在麼？快出來！」

他大聲叫了幾聲，才見有七、八個鏢頭，從內宅中走了出來，這七、八個鏢頭，有的帶了傷，有的滿面全是塵埃蛛絲，想是剛才明魂帶着強徒衝進來時，他們不知躲在哪個地方，不敢應敵。

這七、八個鏢頭，一到了大廳之上，看到了大廳上的情形，精神不禁一振，有兩個搶到了勞天行的身邊，將勞天行扶了起來，其餘的人，則用奇訝的眼光，望定了胡千鈞，勞天行道：「你們……快出縣城去，史鏢頭他們在城外的破廟之中。」

那七、八個鏢頭答應着，便向外奔了出去，不一會，便聽到蹄聲得得，想是他們已出城去了。

胡千鈞手中的大砍刀，仍然壓在明魂的頭頂上。明魂不敢動，那六、七個強徒，也是面色青白，呆立着，不知如何才好。胡千鈞沉聲道：「你們自己，找繩子將自己綁起來，聽到沒有！」

明魂驚駭道：「朋友，這……却是爲了什麼？」胡千鈞道：「你們糾集行兇，其罪難逃，我不殺你們，但是官法難逃，自然要將你們送官究治。」

那些強徒，連明魂在內，一聽得胡千鈞那樣說法，不禁盡皆面無人色，需知他們全是出了名的江洋大盜，鄰近幾個官府，不知下了多少海捕文書，畫形圖影，在追緝他們，一到官府，便性命難保！

明魂勉強苦笑着，道：「朋友，這未免過份些吧。」

胡千鈞「哼」地一聲道：「殺人搶掠，罪不可追，怎叫過份，總不成清遠鏢局的人全白死了！」

明魂面色鐵青，但是在如今這樣的形勢下，他根本

沒有反抗的餘地，是以只好悶哼一聲道：「你們各人，聽他的吩咐，全將人綁了！」

那六、七個匪徒面面相覷，但既然是明魂這樣吩咐了下來，他們也是無可奈何，其中有兩個人，一面答應着，一面突然轉身，向鏢局之外撲去。

可是，他們才向前竄出，胡千鈞抬起腳來，便向腳邊的一具屍體踢去，那屍體被胡千鈞一脚踢得向前飛飛而出，砰地一聲，撞在那兩人身上。

其中一人的頭顱，還恰好和那死人的頭撞在一起，只聽得頭骨迸裂之聲，那人的頭頂，被撞得凹下了一大塊，身子軟了下來，眼看活不成了，另一人被撞在臂上，重重向前，仆跌了出去。

他一下跌下，面門正好撞在門檻上，撞得他滿面是血，倒在地上呻吟，再也難以站得起來。

這些強徒，誰又甘心自己綁縛，聽憑鏢局將他們送到官府去究辦？是以人人無不想逃走，那兩個人，只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。可是那兩人却連鏢局的門口都未曾出，便已一死一傷！

還有幾個人，看到了胡千鈞那樣神威，如何還敢動？胡千鈞再一聲大喝，這幾個人，連忙各自抽下腰帶，你縛我，我縛你，都綁了起來。

這時，內宅中又有幾個鏢頭，走了出來，胡千鈞命他們將明魂也綁了起來，這道：「快去報知官府！」

大廳中的人，不是面無人色，便是倒在血泊之中，只有胡千鈞一個人，神威凜凜地站着。

是以，胡千鈞一說話，自有一股叫人不能不從的氣概，兩個鏢局中的趙子手，答應着便向外走去，但他們還未出門，勞天行便叫道：「且慢！」

兩個趙子手聽得是總鏢頭的叫聲，自然停下了下來。勞天行以刀支着地，慢慢向胡千鈞走了過來，他身子搖晃着，隨時可以跌倒，但是他還是支撐着，來到了胡千鈞的面前，道：「胡俠士，我有幾句話說。」胡千鈞道：「胡俠士，清遠鏢局，有什麼指教？」勞天行苦笑着道：「胡俠士，清遠鏢局，我……」

勞天行在說那句話的時候，語音極其痛苦，令人聽了，心頭也有一股重壓，說不出來的不舒服。

胡千鈞沉聲道：「勞總鏢頭，你雖然受了傷，但可以調養得好，史鏢頭也快回來了，鏢局中的財物又未失，雖然折了不少弟兄，但是明魂處心積慮，一無所獲，清遠鏢局却可以威名遠播！」

胡千鈞雖說是在安慰着勞天行，但是所說的却也是實情。不料勞天行一聽，「嘿」苦笑了起來道：「胡俠士，威名遠播的是你不是清遠鏢局！」

胡千鈞呆了一呆，但是在利那之間，他還是明白了勞天行的意思，而當他明白了勞天行的意思之後，他實在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，只是站著發呆！勞天行繼續道：「胡俠士，你殺了那麼多人，立時聲名會不脛而走，成爲大英雄大俠士了！」

胡千鈞苦笑了道：「天下哪有以殺人成名的英雄？就算真有那樣的英雄，不提也罷！」

勞天行像是根本未曾聽到胡千鈞的話一樣，只是自顧自地道：「清遠鏢局是你救的，以後，江湖上人人祇知有胡千鈞，誰還會將清遠鏢局放在心上？」

胡千鈞又呆了一呆道：「在下生性淡泊，除了好管閒事之外，名利倒淡薄得很，決計不會將這件去處處宣揚的，勞總鏢頭請放心就是。」

胡千鈞在說那幾句話時，他的心頭實在沉重之極！他剛才在闖進大廳來，面對着那麼多聲勢洶洶的匪徒之際，他豈有必勝的把握？他也是冒着性命危險來相搏的，當其時，他何曾想到自己會因此而成爲大英雄？他只是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而已。

然而，當他制服了明魂一千人之後，勞天行不是對他感激涕零，擔心的却只是清遠鏢局的名頭，被他蓋了過去，從此難以在江湖上立足！

胡千鈞的心中，思潮洶湧，但是他的話，語音却還是十分平淡，在他想來，他既然已那樣說了，勞天行一定該滿足了。

但是勞天行還是搖著頭道：「胡俠士，我……」

他講到這裏，身子突然一晃向前跌了下來。

他就倒在胡千鈞的身前，他一跌，胡千鈞自然伸手去扶他，可是就在胡千鈞一伸手去扶他之際，他的身子，陡地一挺，手中的刀，疾揚了起來，直向胡千鈞的腰際，那一刀來勢，極其兇狠。

胡千鈞陡然一呆，刀尖已經擱進了他的腰際寸許！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，胡千鈞簡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是他的腰際一陣劇痛，他身子便自然而然的向前一俯，而在一俯之際，他已經一掌向前打出，那一掌，正打在勞天行的胸口上！

下期待續

簡介生殖泌尿系統的胚胎學

膀胱尿道

背管的末端形成日後共泄腔，被原口分隔。是一層薄膜，胚胎約4—11長時，共泄腔分成兩個部分，一是月形褶，另一則尿直腸褶，兩者日後相連。約在第七個星期時，與泄腔分成腹及背兩部。在尿直腸褶發育時，共泄腔膜轉以外至外胚層表面向後部，這種改變幫助共泄腔的分化。中胚層穿過共泄腔膜與背部的尾端相連，形成日後的生殖脊，再被腹壁分隔，共泄腔在共泄腔膜破裂前分成二部，各另有獨立開口。腹部的原始尿道生殖腔，與羊膜腔相連。

尿道生殖腔與中脊管相連，第七個星期時，中脊管及尿道小管各有獨立開口，而使中胚層組織埋於內胚層中。其繼續發育，中脊管向下移動，而尿道小管則向上移動，中脊管的中胚層則形成日後的膀胱三角構造。

尿生殖腔門分成二部，一是尿生殖腔與Müllerian管的連接線。

(1)腹部及會陰部形成膀胱及部分男性尿道，及女性的全部尿道，與輸尿管接。

(2)尿道部分與中脊管及Müllerian管連接，形成日後男性尿道，及女性的陰道。

第三個月時，尿道生殖腔擴大，形成上皮腔，與尿道進入膀胱管會陰部分仍成短小管狀，形成日後女性尿道及男性的前尿道，中胚層則分化成日後的平滑肌及纖維結締組織，第十二個星期時，可以認出典型的男性尿道及膀胱。

(圖二一四)

尿生殖腔位於Müllerian管之間口部形成日後陰道腔，在男性它的形成前尿道尿道下部份及尿道膜，陰莖則由尿道褶與生殖連合而成。女性的尿道褶則形成日後的陰唇，男性尿道腺體則由尿道板的管化而成，膀胱延向肚臍，而與羊膜腔連，羊膜腔常在第十五個星期閉鎖，膀胱在第十八個星期時下降，當它下降時，它的頂端延長，變窄。

前列腺

前列腺由尿道上皮層分化而成，這些管狀成長約在第十一到十六個星期完成，它們分支，再分支，而成一複雜導管系統，中胚層細胞在第十六個星期開始發育，而成前列腺外囊，在第二十二個星期時，肌肉層則發育一直到出生。

約有五對上皮層小管，形成五葉，分前、後、中、二個側面，最初這些小葉分離開，以後再合一起，而無一定界限，各葉小管並不交結在一起。

前葉小管與其他葉小管同時發育，早期前葉小管較大，且分支較多，以後再逐漸收縮，而成圓形。胚胎上皮成長，後葉小管則較小較不分叉，日後向後發育成中葉而後成腺體後部，此可由直腸觸覺到。

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，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
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

診察時間：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。開業執照：北市衛醫字〇二八二號
診察地點：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，即後火車站前，太原路叉路口。
(即公路北站與承德路交叉口)。

唐鈺醫師著



民澤胡／圖插 ● 夫狷傅／字題 ● 匡倪／文 ●

鐵拳

5

「蓬」地一聲響，勞天行的身子，向外直跌了出去。他的身子，撞在一根大柱上，他口中的鮮血狂噴，跌了下來，他口唇抖動着，看來像是還想講些什麼，但是，只不過在他的喉間發出了一陣「喀喀」聲，接着，便什麼聲音也沒有，他已死去了。

胡千鈞用力按着腰際的傷口，鮮血自他的指縫中迸出。在那剎間，胡千鈞只覺得眼前金星亂進，他腰際的劇痛，令得他的身子，不由自主，彎了下來，他眼前一片模糊，幾乎什麼也看不到。而在那時，佟明魂等幾個人，已一齊向外逃了出去。胡千鈞掩住傷口的手上，迅速地染滿了鮮血，濃稠的鮮血，還在大滴大滴地落下來，落在地上的青磚上，濺了開來，又被青磚吸進去。他想直起身來，可是那痛楚實在太劇烈了，令得他不能直起身子來，他所能做到的，只是勉力維持着身子不致跌倒。

一直到門外又響起了一陣馬蹄聲，胡千鈞的神智，才從極度的昏亂中，清醒了些，他勉力直起身子來。

他一起身子就看到倒斃在地上的勞天行。在那一剎間，他簡直無法回憶起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，無法想起勞天行是為什麼會死的！

他只記得自己是如何拼命拾起了那柄利斧，如何用力砍斷了鐵鍊，如何闖了進來，重創匪徒，趕走了佟明魂，他也記得勞天行聲嘶力竭地為「胡俠士」。可是，接下來的事，究竟是在什麼情形下發生的？

他想不起為什麼自己替清遠鏢局解了大危，却還會有那樣的結果。鏢局的大堂中，燭火十分明亮，越來越近的馬蹄聲，也令得他的心中，格外煩亂。在燭火的映照下，地上的鮮血，看來格外地紅。而被佟明魂帶來的人，自內堂中搶掠出來的珠寶，有

的還在箱中，有的散亂在地上，到處都是，有的還跌在血泊之中，一個強盜仆倒在地，但是他的手中，還抓着一錠黃澄澄的金子。

金珠寶石，在燭光下閃閃生光，因為腰際極度的疼痛，胡千鈞又慢慢地彎下腰去，而當他漸漸彎下腰去之時，他的視線，也變得越來越模糊。

金珠寶貝的光輝，在他的眼前，幻成了一圈又一圈各種色彩的芒輝，他緊緊咬着牙，忍受着。

馬蹄聲傳到最近時，像是有數十柄鐵鎚，一起向他頭頂上敲下來一樣，馬蹄聲突然停止了！

在馬蹄聲突然停止之際，胡千鈞又猛地抬起頭來。他看到人影閃動，火光騰躍，一個一個人，掠進了大堂來，走在最前面的一個，正是史翠蘭。

史翠蘭的面色鐵青，頭髮散亂，在她的手中，居然還提着一對判官筆，在她的身後，跟着十七、八個鏢頭，每一個人的臉色，都極其難看。

胡千鈞慢慢地挺直身子，當他的身子挺直之際，他腰際的傷口，鮮血出得更多，也更加劇痛。

他終於站直了身子。史翠蘭是直衝了進來的，但是她一進了大堂，便突然停下來了，她的視線，凝止在勞天行的屍體上，她的臉色變得更加鐵青，看來簡直不像是個生人。

她一步一步向前走來，走向勞天行的屍體，等到她來到了屍體邊上時，她才一字一頓，問道：「是誰殺了總鏢頭？」

她的聲音極其尖利，尖利得使胡千鈞幾乎要掩住雙耳，但是胡千鈞却仍然僵立着，一動不動。

大堂中有幾個鏢頭，當勞天行突然在胡千鈞的身前，向外跌出來，跌倒在地上之後，一直只是呆若木雞地站着，直到此時，史翠蘭一問，他們才從極度的驚駭之中，醒了過來，道：「是他！」

當他們那樣說的時候，他們一齊伸手指向胡千鈞！胡千鈞的身子挺得更直，史翠蘭霍地轉過身來，自她的雙眼之中，噴出憤怒之極的神色來。

胡千鈞口唇哆嗦着，正要向史翠蘭解釋幾句。但是，他却一點聲音也未發出來。在那一剎間，他已完全記起了勞天行死前所說過的話！

那也使他想明白，這時候，不論他說什麼，都是不會有用處的，史翠蘭決不會放過他的！

他喋血除邪，苦戰得勝，趕走了佟明魂，保全了清遠鏢局的財產，勞天行尚且不肯放過他，何況這時勞天行是死在他的手下了，他解釋又有何用？

他仍然挺立着，史翠蘭慢慢地走向他，逼近了一步。然後，只聽得史翠蘭發出了一下只有野獸才能發出的呼叫聲，手中的判官筆突然翻了起來，「噹」地一聲響，便已向胡千鈞的咽喉，疾刺而至！

史翠蘭進了大堂之後，她的動作都極其緩慢。可是此時，那判官筆的一刺，去勢卻是凌厲之極！

胡千鈞也發出了一下悶吼聲來，他一下悶吼聲，聽來也不像是人聲，而只有跌進了陷阱之中，而且已受了傷的野獸，才會發出那樣駭人的、絕望的聲音來。

隨着那一下悶吼聲，他身形疾轉，陡地向旁一側！「噹」地一聲響，史翠蘭手中的判官筆，在他的身邊掠了過去，史翠蘭向前衝出來的勢子實在太勁疾，是以一筆刺空，勢子收不住，人仍然向前疾衝了出去。

而胡千鈞那一閃，閃得十分及時，但是當他避開了史翠蘭的一擊之後，他却再站立不穩了。

他的身子，突然向前仆跌了下去，他的心中恨到了極點，恨沒有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，他重重地一拳，擊向地上，只聽到「撲」地一聲響，他的拳頭，幾乎陷進了地



。去出了撞直外向子身，叫怪聲一是又他

上所舖的大塊青磚之中！他打出一拳時，只是因為他的心中實在太憤恨難平了，他却沒有料到，一拳打下去，那一拳的反震之力，將他的身子，震得向上直彈了起來！

他剛一彈起，史翠蘭也已倏地轉過身來，判官筆已向胡千鈞的後心，刺了過來。胡千鈞猛地一扭身，又是一「噹」地一聲響，向前直打了出去。

在他打出那一拳之際，他根本看不清什麼了！腰際的劇痛，像是有塊燒紅了的鐵，不斷地在炙烙着他，那種難以忍受的疼痛，使得他額上的汗珠，比豆還大，向下滴了下來，遮住了他的視線。

但是，他還是可以看到自己向前打出去的那拳頭。那是一隻握得極緊，指節骨根隆起的拳頭，這隻拳頭，曾打了不知多少不平，但是現在，他却是為自己的生命，在作幾乎沒有希望的掙扎！

他一拳打出，只聽得「鏗」地一聲響，正打在史翠蘭的那一支判官筆，史翠蘭只覺得虎口一熱，五指不由自主一鬆，判官筆已脫手向上飛起。

史翠蘭騰地向後，退了一步，胡千鈞的第二拳，又已打到，史翠蘭身形一側，尖叫道：「你們全在幹什麼？」

胡千鈞逼開了史翠蘭，那時，他只想到一點：如果再不走，那一定會死在清遠鏢局的大堂中了！

是以，他一看前面已沒有人攔阻了去路，他又是一聲怪叫，身子向外直撞了出去。當他向外撞去之際，他依稀看到有兩個人撲了上來。

那兩個人和他迅速接近，胡千鈞已完全不能還手，他只覺得當自己和那兩人接最近時，肩頭上和大腿上，又是一陣劇痛，但是他仍然向外衝了出去，是以他的身子，撞在那兩個人的身上。

「砰砰」兩聲響，那兩個鏢頭被他撞得向外，直飛了出去，而他也已經衝出了大堂的門口。

他一出門，一股夜風迎面吹來，令得他精神一振。他衝出來的勢子實在太驚人了，以致停在大堂之前的十幾匹駿馬，也一起驚嘶了起來。

胡千鈞抓住了白馬的馬鬃，身子騰空而起。他才一上了馬背，只聽得「呼」地一聲響，一柄長劍，自門中直飛了出來，插在馬頭上。

那馬兒的身子立時向下倒去，胡千鈞也沒跌在地。但胡千鈞立時向前爬着，又爬到了另一匹馬前，那馬抬蹄向胡千鈞踢來，胡千鈞抱住了馬蹄，身子一挺，再度抓住了馬鬃，又翻上了馬背。

他伏在馬背上，用力一脚向馬腹踢去，那馬兒受了痛，四蹄揚起，向前直奔了出去。

等到胡千鈞奔出去時，史翠蘭趕了出來，她怪叫一聲道：「留十個人在局裏收拾，其餘的人全跟我來，這廝傷得十分重，走不遠的！」

她飛身上馬，跟在她後面的，有六、七個人，他們策馬向前奔出之際，還可以聽到胡千鈞的馬兒，在前面疾馳時發出的聲音，但當他們也策馬飛馳之際，他們的馬蹄聲便將胡千鈞的馬蹄聲蓋了過去。

胡千鈞却聽到了後面傳來的，雷霆也似的蹄聲，他知道史翠蘭已在後面，率眾追上了！

他決不能給人追上，決不能，一追上，他就活不成了，他拼命地踢着馬腹，他身上的幾處傷口，痛得他要緊地咬住了牙關，才能抵受。

他終於奔出了街頭，奔到了荒野，那地方，離城牆已經不遠了，他也再也沒有能力策馬前進了，他身子越滑越側，終於，自馬背上跌了下來。

馬兒仍然向前奔着，胡千鈞在地上滾着，滾到了一個

小土丘的旁邊，他向小土丘爬去。他爬進了小土丘內的灌木叢中，他仍然向前爬着，灌木的短枝，勾刮着他的傷口，痛得他大口大口地喘氣，他終於翻過了小土丘向下直滾了下去。

他跌進在草叢之中，已經枯黃的野草，將他全都裹住，他睜開了眼，秋夜明亮的星星在閃耀着。

他雙手握着拳，拳在地上撐着，想要撐起身子來。但是每當他動一動，他身上的劇痛，就令得他冷汗直淋，他終於只好伏在地上，他喘着氣，他聽到那一陣馬蹄聲，在漸漸地向遠去，越來越遠了。

他略鬆了一口氣，史翠蘭已走遠了，找不到他了。他低頭，就着星月微光，看着他自己身上的創口，他苦笑着，他渡過了文安堡，只盼能在清遠鏢局中謀一份職，哪怕是人家不看重他的武功，他做一個趟子手，也是心甘情願，可以默然忍受的。

然而現在，他却全身浴血，倒在這裏！他慢慢地運着氣，過了足有大半個時辰，他才慢慢地站了起來，他看到前面不遠處有一間泥屋。

這時，他沒有別的希望，只希望自己能慢慢地養傷了。泥屋中，他如果能得到休息，那就可以慢慢地養傷了。他不需要人來照料他，他已經習慣了！

他在地上升起了一枝枯枝，支撐着，慢慢向前走去。那小屋看來，只有三、五十步遠近而已。

但是，雖然只有三、五十步，却像是永走不到一樣！他每向前走出一步，那間泥屋就像是不斷在他的眼前晃動一樣，當他來到近前，看到那間泥屋之中，有燈光透出時，他已沒有了考慮的餘地了！

他來到了門前，身子向前一仆，「砰」地撞開了門，他也跌了進去，他仆倒在地上，臉貼在清涼的磚面上，一動也不能動，只是喘着氣。

當他伏在地上的時候，他看不到屋中的任何情形。但是，由於他的臉貼在地上，他的耳朵，也緊貼着地面，他却可以聽到，有腳步聲在向他傳來。

他聽得出，向他走來的，不止一個人，而且，他還聽到了椅子移動的聲音，那幾個向他走來的人，本來自然都是坐在椅子上，見他撞開門，跌了進來，才離開了椅子，向他走了過來。

他仍然伏在地上，他已連最後的一分氣力也用盡了！他看不到向他走過來的是什麼人，但是，他却迅速地看到，在他的面前，出現了兩隻腳，那是已經有一個人，站在他的面前，那兩隻腳上，穿着鹿皮靴子，而在靴子上，全是斑斑的血漬。

那些血漬，有的已經凝成了褐色的斑塊，但是有的，却還未曾凝透，還是刺目的鮮紅色。

胡千鈞一看到那樣的情形，心便陡地向下沉了一沉。如果這時，他還有多少氣力的話，他一定一躍而起，但是，他却一點力氣也沒有，所以他只好伏着。接着，胡千鈞便聽得有人問道：「這傢伙是誰？」

在胡千鈞面前的一雙腳，右腳向上一挑，踢在胡千鈞的身上，將胡千鈞的身子，向上翻了一翻，變得臉兒向上，胡千鈞已然可以看到，在他身邊的是四個人。

當他看到他們身邊是四個人時，那四個人自然也看到了他，只見那四個人的臉上，都現出極其駭然的神色來，一起向後退了開去，但立時又圍了上來。

胡千鈞的視線仍然很模糊，然而，當那四個人，重又來到了他的身邊，而且俯下身來看他之際，他却也看到了離得他最近的那一張臉，是佟明魂。

佟明魂臉上，開始時還有着幾分訝異的神色。但是，他的雙眼之中，却已有閃閃的兇光現了出來，他的嘴角開始牽動，現出了一個譁笑來。



●他仍強忍著，未曾發出聲，他慢慢地睜開眼來。

他立時站直了身子，伸脚踏在胡千鈞的胸口上，來回地搓動着，胡千鈞的身子十分長大，但這時，他却無力反抗，身子隨着搓動而左右地搖擺着。

胡千鈞後退了一步，發出了一陣難聽之極的尖聲，他抬起了頭，「真是巧事啊，各位！」

另外三、四個人一齊應聲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啊？」

胡千鈞笑着道：「他受了傷，你們看不出來麼？」

有人答道：「自然看得出來了，可是他……他武功十分高，却又怎麼人傷了他的？真是奇怪。」

胡千鈞睜大了眼睛，他看到胡明魂突然皺起了雙眉。接着，他便聽得胡明魂發出了一下歡呼，道：「各位，我們現在，最好去做什麼事，你們可曾想到？」

屋子中靜下來，並沒有人回答胡明魂的問題。

胡明魂却立時道：「我們現在，再到清遠鏢局去！」

胡千鈞躺在地上，並沒有什麼人向他攻擊，但是，他的心口却像有一柄利劍直刺了下來一樣！

胡明魂真是黑道上一等一的高手，若是換了別人，剛從清遠鏢局中慘敗逃出來，是再也不會想到回去的了，可是他卻立即想到再回到清遠鏢局去！

如果他回到清遠鏢局，勞天行已死，史翠蘭在率衆搜

尋胡千鈞，鏢局中只有幾個鏢頭，再也不提防他會捲土重來，他是一定可以順利得手了！

胡千鈞想到了這一點，心中的難過，實是無與倫比！

胡明魂一聲長笑，右腳已然抬了起來，「砰」地一脚，踢在胡千鈞的腰際，那一腳，正踢在他被勞天行一刀刺中的傷口上，疼得胡千鈞的眼前，一陣發黑，身子向上飛了起來，又撞在一張桌子上。

他已不能感到身子撞到了桌子上的痛苦，因為他腰際中了一腳之後，便已痛得昏了過去。

他長大的身軀，壓向那張桌子，「砰」地一聲響，將那張桌子，壓塌了一半，他又骨碌碌地滾了下來，跌在地上，立時有人問道：「他死了麼？」

胡明魂一聲冷笑，道：「自然不曾，但是他一時間也醒不了，我得留着他，慢慢來消遣！」

有人遲疑地問道：「剛才你大哥說再……」

胡明魂道：「自然，本來我們已經得手了，全是這王八蛋來生事，才落敗而逃的，現在他也受了傷，鏢局中人非死則傷，我們還不去揀這些便宜？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已向外疾掠了出去，屋中的四、五個人，也忙跟在他的後面，一起衝了出去。

胡千鈞躺在地上，他身上的幾處傷口，仍向外滴著血，他像是一個死人一樣，只有從他胸口的起伏來看，才可以看出他未曾死，只是昏了過去。

他也不曾知道過多久，才悠悠醒了過來，他看到了一團搖曳的、昏黃的光，那是柱上的一盞油燈。接着，他又看到了在他身邊，一張被壓塌的桌子。

他立即想起了他是在什麼地方了！胡明魂等人還沒有回來。胡明魂是在他踢死勞天行，而他也受傷之際，倉皇逃出了清遠鏢局的。

當時，胡千鈞因為傷口的劇痛，並不知道他們一共逃脫了多少人，但是他們當時，全都被綁住了雙手，自己能夠逃脫，已是不易，自然不能再救受了重傷的人了。

剛才，胡千鈞只看到天煞孤獨。

由此可知，施嬌嬌和伊眉仍在清遠鏢局，自然，他們也已死在清遠鏢局的鏢頭之手了。

可是只胡明魂一人，清遠鏢局便不是敵手了！

胡千鈞睜大了眼，他看到一隻灰黃色的飛蛾，在繞着燈火飛撲着，他只想站起來離開了這屋子。

他知道，胡明魂在得手之後，還會趕回來對付他，他必須在胡明魂趕回來之前，離開這裏。

他勉力支撐着，他用的力道是如此之甚，以致他全身骨骼，都發出了一陣「格格」的聲響。

而胡千鈞的下唇，因為他自己的緊咬，而在隱隱出血。可是，他仍然沒有力道撐起身子來，他只能慢慢抬起頭來，而當他的頭，抬高了尺許之後，他全身的力道，都用盡了，他突然一鬆，頭重重地撞在地上，又昏了過去。

當他再度醒來之際，他的耳際，只聽得一陣又一阵「刷刷刷」、「刷刷刷」的聲響，他無法知道那是什麼聲響，他只覺得身上每一處地方，都傳來火炙一樣，難忍的疼痛，他幾乎要號叫了起來，因為那痛入骨髓的奇痛，實在太難忍了！

但是，他仍然強忍着，未曾出聲，他慢慢地睜開眼來。

他的眼臉，一定被鮮血凝住了，是以要睜開來，也變得十分困難，當他終於睜開眼來時，他立時知道那一陣「刷刷刷」的聲響是什麼了。

他所看到的，是一片已然枯黃的蘆葦，和無數搖曳着的銀白色的蘆花，也是在文安窪之中！

他身在一艘船，那船上還有五、六十人，都用竹篙在撐着船，他也看到，胡明魂坐在船頭上。

船上有許多箱籠，胡明魂正坐在其中的一隻箱子之前，伸手進去，將一串一串的珍珠，自箱中抄起來，又順着他的指尖，向下滑了下去。

胡千鈞立時閉上了眼睛，他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！胡明魂已經得手了！

胡明魂不但搶了清遠鏢局，而且還來得及將他帶走！現在，胡明魂正在遠走高飛，他已逃進了文安窪之中，三百里水連天，天連水的水窪子，他現在已是穩如泰山，再也不怕有人能找得到他了！

胡千鈞閉了眼睛一會，才又睜開眼來，日頭正照在他的臉上，已經是中午時分了。胡千鈞雖然身上疼痛極其難忍，但是他却看到傷口的血已止了。

他慢慢地攥緊拳頭，他躺在船中心，緊貼着船底，他可以聽到蘆葦枝在船底擦過的聲音。

他慢慢地聚氣力，他不能做到別的，但是却也有足夠的力道，一拳擊向船底，將船底擊穿。

那樣的話，水就會湧進來船就會沉下水窪去。

他不知道這是不是可以和他胡明魂以及那幾個強徒同歸於盡，但是水窪低下，全是淤泥，他總可以使得胡明魂他們，得不到他們搶掠來的金銀！

這時，胡千鈞全然未曾考慮到自己的生死問題。

如果船沉了，那麼他當然活不成了，但是他却一點也不在乎，因為他知道，自己落在胡明魂的手中，將會遭遇到比死更可怕的折磨！

胡千鈞慢慢地揚起拳，但是他却並沒有擊下那一拳。他的手指，鬆了開來，又輕輕放了下去。

在那一剎間，他想到了清遠鏢局，也想到了只要他有一口氣在，就得設法對付胡明魂這幫強徒，而不是自己求一個快捷的當死的死，就可以完事的。

船上沒有什麼人注意他，胡千鈞又漸漸閉上眼，他看到船隻穿過濃密的蘆葦，一直向前撐着。

又過了半個時辰，他看到小船在漸漸接近一艘早已停泊在蘆葦中的大船，那幾個強徒，伸出竹篙，搭住了大船的船舷，小船迅速地靠近去。

胡明魂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好了，我們躲在這裏，誰也找不到我們，過得三、五個月，我們就可以離開文安窪，各自去快樂逍遙了，你們看，這許多金銀！」

那幾個強徒與高采烈，抬着箱子，向大船上走去。

下期待續

簡介生殖泌尿系統的胚胎學

尿道膀胱之變異

共泄腔若未能分化，則成持久性共泄腔，分化不全則造成直腸膀胱或直腸尿道瘻管。

膀胱若下降不全，或無法下降，則造成尿肚膨脹等，依其程度而定。

生殖系統的發育若比正常要後些，則使海綿體在生殖腔之後，造成日後尿道的尿道上裂，尿道上裂，尿道若無法融合則產生各種程度的尿道下裂，這種情形，由於它的機轉作用，決不延伸到尿道球體前，此與尿道上裂情形比較，則尿道下裂通常都會包括整個尿道而至深部。

性腺

許多造成胚胎生殖系統的構造都由其他系統而來，它們的再適應生殖功能能是繼發性，其早期分化是依性別獨立，最初，每一胚胎都具有雙重性別形態，而其最終走向性別獨立則是因性腺的決定。

性別未分化的性腺是一種複合構造，男女性別的傾向由特殊組織元素代表。正常情況下是單一因素的逐漸分化。原始的性腺是第五、第六個星期在生殖脊處加厚出現。在第六個星期，性腺會有表層的生殖上皮，及內層胚芽。內層胚芽是由外層上皮內生長而成。

第七個星期，性腺開始有卵或精巢的性質。一般而言，卵巢比精巢分化的時間較慢。

若性腺發育成精巢時，腺體向後移位，腺體體積增大它與中腎相接的部位則成性腺繫膜，生殖上皮層細胞形成塊狀，而突向生殖繫膜，胚芽則成精巢的基底，形成網狀連接繫膜，後者再分化成三、四個子結，而成日後的生活管，是精子產生的地方。

(一)

唐鈺醫師著

若性腺發育成卵巢時，它亦與繫膜連接，長在尾部，內胚芽在第九個星期分化成初期皮質及髓質，髓質中再長出一個細胞塊，而形成原始的卵巢，在三、四個月時，內層細胞塊成為幼小的卵，一層新的皮質形成，永久性髓質亦完成，皮質分化成含有卵的卵泡。

性腺下降：

A 卵巢：除了它早期向後移外，卵巢離開腹腔，降入陰囊中，在胚胎第三個月時，卵巢位在骨盆內，有一纖維肌肉帶由卵巢的下端連向前腹壁的肌肉層，而終結在陰囊的皮下組織中。卵巢停留在腹股溝中直到七個月時，它再穿過腹股溝，約在第八個月時抵達陰囊中。

B 精巢：除了早期下降內移，卵巢與生殖脊的組織相連，再與正在發育的子宮陰道相連，在卵巢及子宮間部份形成卵巢繫膜，而在子宮及大陰唇間形成子宮繫膜，這些繫膜用以防止它的再度下降，卵巢進入骨盆內，最後位在生殖繫膜上，陰道突形成，長向陰唇，在待產時多數仍然是封閉。

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，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

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

診察時間：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。開業執照：北市衛醫字〇二八二號

診察地點：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，即後火車站前，太原路叉路口。

(即公路北站與承德路交叉口)。



鐵拳

完

民澤胡／畫揮●夫狷傳／字題●匡倪／文●

澤民
一九五六年

佟明魂來到了胡千鈞的身邊，伸脚在胡千鈞的太陽穴上，輕輕踢了一腳，喝道：「你也該醒了！」

胡千鈞五指倏地一翻，向佟明魂的足踝疾抓而出。可是這時，他身受重傷，動作總不免慢了許多，他手才揚起，佟明魂一縮脚，「哈哈」一笑，道：「好像伙，居然還想和我動手，站起來！」

佟明魂一面說，一面身子一俯，拉住了胡千鈞頸際的鐵鍊，用力向上一拉，將他的身子直拉了起來。胡千鈞的頸際，一直帶着鐵鍊，當他被佟明魂那樣地扯起身子來之際，他只感到一陣窒息。

佟明魂手臂一抖，道：「先請你到大船上去歇歇！」他手臂一抖，五指一鬆，胡千鈞的身子，向上直飛了起來，重重地跌在大船的甲板之上。

胡千鈞才一落在甲板上，計獨便已一步趕了過來，踏住了胡千鈞的頭，佟明魂厲聲道：「小心踏死了他！」

計獨怒吼道：「這種人還留着來作什麼？」

佟明魂笑道：「我們要避上三、五個月風頭，不將他來消遣，却憑什麼打發時光，到我們要走時，自然不會放過他的。」

計獨道：「除非答應由我殺他，不然我這就踏死他！」

佟明魂身形一晃，已上了船道：「計老大，我說放開他，難道我說的話，竟不算數了麼？」

計獨仍然怒道：「我們三人，有兩人死在他手——」

計獨的話還未講完，佟明魂突然揚手，五指如鉤，已向計獨的頭頂之上，疾抓了下來。

計獨一聲怪叫，頭向外側了一側，但是却未能避開那一抓，他一隻手連忙抓住了佟明魂的手腕，想將佟明魂的手拉開去，但是佟明魂的五指，在漸漸收緊，只聽得格格連聲，鮮血自計獨的七竅中滲了出來。

計獨張大了口，他可能想講些什麼，但是鮮血自他的口中不斷湧出，他只在喉間發出了一陣「咕咕嚕嚕」的聲音，不消多久便一點聲息也沒有了。

這時，還有四個強徒，全都呆若木雞，望着佟明魂。佟明魂轉過頭來，在他的臉上，現出獐鼠之極的神色來道：「你們全看到了沒有？這便是不聽我的話所有的結果，你們全看得清楚一些！」

那四個強徒一齊戰戰兢兢道：「看……看清楚了！」

佟明魂一聲冷笑，「砰」地一拳，擊在計獨的胸前，同時，右手五指一鬆，計獨的身子，飛出了船舷，「撲通」一跌進了水中，水中冒起了一串水泡，計獨的身子，已向水底下直沉了下去。

在那一剎間，胡千鈞的心中，不禁產生了一線希望！因為他已看出，另外四個強徒，一定也活不長的了，因為佟明魂一定要獨吞這一大批金銀的！

佟明魂的一隻脚，仍然踏在胡千鈞的胸口，胡千鈞只覺得心口發甜，氣血翻湧，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。他又聽得佟明魂吩咐道：「拿浸了油的牛筋來！」

那四個強徒立時答應着，爭先恐後，奔進船艙去。胡千鈞這時，已經在半昏迷狀態之中，全然不知道接下來又發生了什麼事，他只覺得身子被捉了起來，手腕上和足踝上，好像傳來一陣劇痛。

但是，那種感覺，對胡千鈞而言，却全像是十分遙遠，他感到自己似乎在半空之中飄飄蕩蕩，終於，什



那強徒手中鋼鞭，呼呼動，修明魂繞着他左右盤旋。

麼也不知道。而等到有了知覺之際，他感到了一股涼意，他慢慢地睜開眼來。

在月色下，蘆花映起一片白，天色又黑了，他還在文安壩中，除了文安壩，哪裏也不會有這麼多的蘆葦。他身上又傳來一陣劇痛，但是那陣劇痛，反令他清醒了些，令他奇怪的是，他竟站著。

但是他立即弄清楚了，他並不是站著，而是手、腳一起被縛在船尾的檣架之上，他用力掙了掙，手腕一陣痛，他勉力轉過頭去，看到手腕上緊緊縛着的是浸了油的牛筋，縱使他未曾受傷，也掙之不斷！

胡千鈞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秋風涼涼地，有幾片蘆花，隨着秋風，向他的臉上，拂了過來。

胡千鈞可以看到，船艙上還有燈火，有一個人正粗着嗓子在哼淫褻的小調，另有一人，大著舌頭在道：「修明魂……我們得在這裏住多久？」

修明魂冷冷的聲音，也從船艙中傳了出來，道：「少則三個月，多則半年，你性急麼？」

那人怕是酒喝得差不多了，是以講起話來，斷斷續續，不是十分連貫，道：「我倒不是性急，只是船上沒有粉頭，這三個月的時光可難熬得很！」

修明魂冷笑道：「那好辦，你出來，我有辦法。」修明魂人隨聲出，從船艙中走了出來。胡千鈞連忙閉上了眼睛，只見一個強徒身子搖晃，也跟在後面，還有三個人，在艙中向外探頭探腦地看著。

那強徒才一走出來，修明魂突然轉身，倏地出手，便向他的咽喉之上抓去。修明魂出手快絕，那強徒已有七八分醉，根本未曾有任何提防。

及至修明魂五指，如同鐵鉗也似，鉗住了他的喉嚨，那強徒陡然睜大了眼，看來酒也醒了，他雙手亂揮亂舞，可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。

只見修明魂的五指，越收越緊，發出一陣「格格」的聲響來，那強徒的臉色，由紅而紫，簡直變成了紫藍色，雙眼怒凸，樣子可怖到了極點。

前後還不到一盞茶時，修明魂手一鬆，「咕咚」一聲響，那強徒已跌倒在地，早已氣絕了！

在艙門口的那三個人，看得目瞪口呆，簌簌地發着抖。修明魂冷笑一聲道：「陰司之中，粉頭可多着哩！」

那三人你望我，我望你，面色青白，修明魂緩緩轉過頭，向他們三人望去，三人不由自主，一起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，修明魂道：「你們三人如何？」

那三人忙道：「我們……我們但憑修明魂的吩咐。」

修明魂道：「那還好些，我們有的是金銀，還愁下半世不快活麼？將這斷的屍體拋到水中去！」

那三人一起出了船艙，他們的身子不住發着抖，其中一個，才一出來，便「撲」地跌了一跤。

修明魂立時冷笑道：「看你們膽小成那樣，日後分了金銀上路，你也必然會露出馬腳來的！」

那人驚至面無人色，忙道：「不，不，我不會的！」

修明魂却自顧自道：「你露了行藏，却累大家！」

那人雙腿一曲，撲地跪下道：「修明魂，你行行好，我上有八十老娘，你千萬不能……」

那人話未講完，修明魂已喝道：「似你這般膿包，遲早出事，不如早些了結，免致後患！」

那人像是自知必無倖理，也不知道是哪裏來的勇氣，突然一挺身站了起來，大叫道：「修明魂，你——」

可是，他那一句話未講完，修明魂已突然出手，五指如鉤，向他當胸抓了過來。那人大叫一聲，也不趨避，右手一揚，食、中兩指，向修明魂雙眼疾插而下！

跟着修明魂來行兇的那些強人，本也是黑道上窮兇極惡的人，修明魂一心以為自己武功高，一出手就可以致

對方於死命，一時之間，却未曾料到，對方在臨死之際，豁了出去，居然也會行此絕招！

這時，修明魂的五指，已將那強徒胸口，牢牢抓住！但也就在此際，那強徒的雙指，也已戳到，修明魂急忙一偏頭，他躲得雖快，但是雙方的距離十分近，却也難以避得過去，那人本來是雙指插他雙眼，修明魂頭向左一偏，偏開了三寸，左眼已然避開，可是右眼，却被那人的手指，直插了進去！

只聽得「波」地一聲響，那人的一隻手指，插進了修明魂的右眼之中，修明魂在那剎間，實在是痛徹心肺，他五指陡然一緊，一陣「格格」響，已將那人胸前的肋骨，抓斷了五、六根之多。

緊接着，只見他左手一翻，手中已多了一柄雪亮的匕首，霍地向上揚起，自下而上，削向那人的手腕。精光一閃，那人發出了一下悶哼，身子向後退去，手腕已被削斷，斷口之處，血如泉湧。

修明魂雖然斷了那人的手腕，但因為那人的一隻手指，插進修明魂的眼中，插得極深，是以雖然整隻手都被齊腕切了下來，但是斷手仍留在修明魂的眼上。

修明魂大叫一聲，手臂一振，他手中的匕首，突然電射而出，在一旁的另外兩個強人，看到忽然之間，事情有了這樣的變化，實是目瞪口呆！

而就此際，匕首突然飛到，那兩人中的一個，身子突然向上一挺，那匕首齊齊正正，插進了他的咽喉之中，那人手掩在咽喉上，連退了幾步。

當他退到了胡千鈞的身前時，身子向後一倒，已然死去，他臨死之前，雖然握住了那柄匕首的柄，但是却已沒有力道將那柄匕首拔出來了！

他的屍體倒撞在胡千鈞的身上，才斷了氣，是以他靠着胡千鈞，身子並沒有倒在甲板之上。

修明魂在飛出匕首之後，才握住了那斷手，向外一拉，將手指自他的眼窩之中，拔了出來。

隨着手指被拔出，一股鮮血，立時湧了出來。

修明魂的神態，本就猙獰，這時，他一隻眼睛，只剩了烏溜溜的一個深洞，血如泉湧，看來更是鬼怪不如，只聽得一陣「格格」響，手指骨盡被踏斷。

那斷手的強徒，退到了艙口，還想轉身逃進艙去。但是，他身子還未曾轉過去，修明魂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大叫聲，手伸處已拉住了他的頭髮。

修明魂將那人直拉了過來，重重地摔在甲板上。然後，他伸脚踏住了那人的面門，却睜着一隻怪眼，向那碩果僅存的那個強人，望了過來。

那強人的面色，在月色下看來，簡直比蘆花更白！他勉強在他蒼白的臉上，擠出了一絲笑容來說道：「修明魂……我唯命是從，你不必懷疑我！」

修明魂「桀桀」怪笑起來，也不知是他心情激動，還是他眼中劇痛，他一面笑，一面身子在發着抖，他尖聲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一個也不會留！」

他一面講着話，一面腳下在漸漸地加重力道。只見那被他踏住了臉的那強徒，另一半臉，在慢慢陷進甲板之中，他的眼珠先被踏爆了出來，接着，七竅之中，鮮血泉湧，可是他還未曾死。

胡千鈞不由自主，喘起氣來，他雖然多年闖蕩江湖，也不是未曾見過爭鬥殘殺，但是像那樣踏住了一個人的頭，將那人慢慢踏死，他却是第一次看到！

他抬起頭來，那咽喉中匕首死去的人，就靠在他的身前，咽喉中的匕首，順着匕首的柄，在滴着血。胡千鈞一看到這樣的情形心中便陡地一動！

他立時用力伸過頭去，當他在伸過頭去之際，那死人的身子，搖了一搖，胡千鈞忙用力斜了斜肩頭，仍將之扶住，他一張口，已咬住了那柄匕首。

當他咬住了那柄匕首的柄時，一股濃重的血腥味，直鑽入他的肺腑之中，那是人血的腥臭味！

在那剎間，胡千鈞五臟翻騰，幾乎要嘔吐了起來。但是他却竭力忍着，他定了定神，咬住了匕首柄，將匕首慢慢向外拉出來，同時，他翻着眼，向前看着。

只見修明魂的腳底，突然一搖，那被他踏在腳下的強徒，頭顱骨已全被踏碎，自然死於非命了！

另一個強徒手在腰際一抹，「嗆」一聲響，已抖了一條三稜鋼鞭在手，在月光下看來，一十七節，每節三面鋒稜，鋒銳得在閃閃生光的鋼鞭，泛起了一片藍殷殷的光芒來，那人道：「修明魂，既是那樣，那麼，我自也有束手待斃之理！」

修明魂怪笑道：「自然，若你能趁我受傷，殺了我，滿船的金銀，也全是你一個人的了！」

那人後退了一步，手中的鋼鞭輕輕抖了一抖。

修明魂被嚇了一跳，那人可以說是佔了上風，但是修明魂威名遠播，那人雖然被逼動手，可是他的心中，也十分害怕，緊張得在發抖！

胡千鈞看到修明魂和那強人，誰也未曾注意他，是以他又鬆了一口氣，竭力轉過頭去，等到他的頭轉到了不能再轉時，他突然鬆開了牙齒。

那柄被他咬住的匕首，在他一鬆口間，便落了下去。那柄匕首如果落到地上，那麼胡千鈞就沒有希望了。那柄匕首落了下去之後，卻落在他的手腕之上，和木架之間，胡千鈞咬着牙，用力將手腕向前逼去，鋒利的匕首，割破了他的手腕，但是他還是向前逼着，直到他聽到了一下輕微的「拍」地一聲。

胡千鈞的心中，一陣狂喜，那是牛筋已被割斷了一股所發出來的聲音！他用背脊壓住了那柄匕首，匕首割進了他的背肉之中，他的雙手勉力向上抬着，終於又是一「拍」地一聲，再割斷了一股牛筋。

這時，船身在劇烈地搖晃着，因為修明魂和那強人，已經動起了手來。

修明魂究竟是才受重創，是以他的行動，說什麼也沒有未受創前那樣靈活，一動手，肩頭上又被鋼鞭拉過，劃出了一道尺許來長的口子。

那強徒手中的鋼鞭，「呼呼」舞動，只是守住了門口，並不急於進攻，修明魂繞着他左右盤旋，兩人的腳步，都十分沉重，踏在甲板上，發出「蓬蓬」的響聲來，聽來實在是驚心動魄。

在蘆葦叢中，本來有一大羣水鴨子棲息着，這時也被船上驚天動地的聲響，驚得振翅飛了起來。

而胡千鈞已逼斷了第三股牛筋，他雙手已鬆動了！修明魂漸漸向前逼去，只見他突然之間，身子一側，在甲板上一下打滾，那強徒一見有機可趁，「呼」地一鞭，向下直砸了下來。修明魂身子一滾，滾了開去，那一鞭正好砸在甲板上。

甲板的木板，又堅實又厚，但是那人的這一鞭，砸得實在太大力，「叭」地一聲過處，竟砸穿了甲板！

那人連忙一振手臂，待將沉向甲板的鋼鞭，拉了出來，可是就在此際，修明魂手按在甲板上，雙腳已然一起向上飛起，「砰」地一聲，落在甲板的門門之上！

剎那之間，只見那人的面門上鮮血迸濺，那人慘叫着，身子向後疾退而出，但是他還是握着鋼鞭不放，在他身形後退之際，將鋼鞭自甲板的裂縫中拉了出來。

修明魂雙腳踏了那人的面門身子一挺躍起。

那強徒的武功也極高，只見他面上血肉模糊，可能根本已經什麼都看不到了，但是他手中的鋼鞭，仍然在亂

